

# 她弥留之际<sup>①</sup>

(三幕轻松喜剧)

[俄]娜杰日达·普图什金娜<sup>②</sup> 著

王丽丹\* 译

剧中人:

索菲娅·伊万诺夫娜——年迈的女士

塔吉娅娜——她的女儿(剧本中使用其小名——塔尼娅)

伊戈尔——她们的新相识

金娜——塔吉娅娜和伊戈尔的“女儿”

5

## 第一幕

[一居室的房间里,两个女人正在老去。]

[一切都很老式且舒适。岁月流逝,一切却很稳定。衣橱、玻璃橱柜、摆满了订阅刊物的书架、打着花结的窗帘、圆桌铺着带流苏的桌布。笨重的椅子、高大的扶手椅、灯罩。现在,这一切在半明半暗之间看去意味深长,诗意而又忧伤。房间里燃着三支蜡烛。清楚可见,房间里一位上了年纪的女人(索菲娅),她膝盖上蒙着方格毛毯,和一位年轻一点儿的女性(塔尼娅),她坐在老人脚边的矮凳上,膝盖上放着一本书。]

\* 王丽丹,南开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。

① 《她弥留之际》,又译作《她临终之际》。

② 剧本中文版经作者授权,由本刊发表,版权所有,未经许可不得私自翻印、出版或演出,违者必究。

塔尼娅：（朗读）“……他们牵着手走进餐厅，并肩坐下来。自世界存在以来，还从未有过这样的午餐。这里有一位高龄的银行办事员，是蒂姆·林金沃特的朋友，蒂姆·林金沃特的妹妹那么细心周到地照顾拉克利维小姐，而蒂姆·林金沃特本人又那么活泼，小小的拉克利维小姐那么有趣，他们自己就可以组成最快乐的搭档。”

[ 索菲娅长长地叹了口气。

塔尼娅：（抬起头，看着母亲）妈妈，你疼吗？

索菲娅：不疼，塔涅奇卡，别担心。

塔尼娅：（等了一会儿，继续读）“后来尼克贝小姐来到这里，她是那样神气而又自负。玛德琳和凯特的脸色是那样红润，非常可爱。尼古拉斯和弗兰克是那样忠实而高傲，他们四人满怀忐忑不安的幸福。这里还来过纽曼，那样的沉静，同时高兴得忘乎所以，还有一对孪生兄弟来过这里，他们赞叹不已，交流愉悦的眼神，致使站在主人椅子后面的老仆人呆住了，环顾桌子，感到泪水模糊了自己的双眼。”

[ 索菲娅又一次伤心地长叹了一口气。

塔尼娅：还要读下去吗？

索菲娅：这是个很难回答的问题。

塔尼娅：你听累了吧？

索菲娅：（叹气）我要，我要和你谈谈，塔涅奇卡，我要谈谈。

塔尼娅：（合上书）162页。（把书放到书架上）我们吃晚饭吗？

索菲娅：告诉我实话，塔尼娅，只说实话。

塔尼娅：是的，妈妈。

索菲娅：我死了，你会感到轻松吗？

塔尼娅：（跪在扶手椅前，将面颊紧贴在母亲的手里）我非常爱你，妈妈！

索菲娅：我们很多老人在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，感到安慰的是，他们希望自己的离去会减轻亲人的生活负担。我没有这种安慰。我死了，我担心你的生活将会变得更加凄凉。

塔尼娅：你自我感觉不好？

索菲娅：我的女儿，你别害怕也别惊慌。我知道——我今天或者明天就会死去。牵挂，牵挂压在心头。

塔尼娅：你在暗示你自己。我请医生来。

索菲娅：是时候，该走了……我不怕死。我只是挂念你，塔涅奇卡。我走了，扔下

你一个人，没有丈夫，没有孩子，没有亲人。你是最好的女儿。哪里有公正？为什么你该孤独地走完自己的路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！

塔尼娅：妈妈，满世界都是老姑娘！

索菲娅：别说这个！你长得好看！身材也好，受过高等教育！你正派，会持家，知性，没有不良习惯……

塔尼娅：老姑娘的经典写照！你想吃点儿赫耳库勒斯还是大米粥？

索菲娅：塔涅奇卡！我是认真的。

塔尼娅：我也是认真的。奶渣还是奶渣馅饼？

索菲娅：我从来没问过你。

塔尼娅：我们好久没有吃煎乳蛋饼了！没有必要问！

索菲娅：简直猜不透你！

塔尼娅：（诱惑母亲）煎乳蛋饼怎么样啊？稍微煎一下，放点儿硬干酪和芹菜？

索菲娅：我可不可以哪怕在临终之前问一下？这对我特别特别重要。

塔尼娅：当然，妈妈！随便问！不过首先回答——你想喝茶还是咖啡饮料？

索菲娅：你曾经爱过吗？

塔尼娅：当然了。我极其多情！四五十年前有过。（把扶手椅推到桌子前）这份胡萝卜拌苹果的沙拉你必须吃完。今天不想用通便剂了。

索菲娅：你们有过……关系吗？

塔尼娅：关系？你指的什么？

索菲娅：就是说，比如说……只是你别生气啊……比如说，与男人发生关系？

塔尼娅：我怕是有过。正是与男人发生的。你只是别激动，妈妈！这都过去了！

索菲娅：你还有过过去？多吗？

塔尼娅：什么多吗？

索菲娅：哦，这些……关系？

塔尼娅：好像……两次……酸奶油够了吧？

索菲娅：两次？！这是什么时候的事儿？

塔尼娅：别激动，妈妈！一辈子只两次。

索菲娅：两次？！太可怕了！只有两次！

塔尼娅：（自豪地）我不追求数量。

索菲娅：只有两次……很久以前？

塔尼娅：（笑）很久了。

索菲娅：那你为什么不想嫁给这两次呢？

塔尼娅：他们不想！

索菲娅：白痴！那他们现在怎么样啊？

塔尼娅：两个都结婚了，据我所知。

索菲娅：你还与他们保持联系？

塔尼亚：自从他们结了婚，就不联系了。

索菲娅：这太没有远见了，塔尼亚！他们可能离婚，丧妻。我相信，他们还记得你。他们为自己的错误痛苦地懊悔。

塔尼亚：我不这么想。好吃吗？

索菲娅：你没有试着打听他们的情况？

塔尼亚：从来没有。妈妈，你今天吃得很不好。

索菲娅：你如果结婚了，我会很幸福地死去。都是我的错。由于我的自私，留下你孤零零一个人。

塔尼亚：你夸张了，妈妈！再吃一小勺吧！

索菲娅：心上压着这样一块石头死去，会很沉重的。

塔尼亚：我还是叫医生吧！

索菲娅：医生也安慰不了我。只有一件事，只有一件事才能让我一想起与你分别能好过一些——那就是假如你能结婚。

[巨大的敲门声。]

索菲娅：有人敲门！这太奇怪了！

塔尼亚：没什么奇怪的！大概是女邻居。

索菲娅：奇怪的是敲门，而没有按门铃。

塔尼亚：电被掐断了，妈妈。（拿起蜡烛，去开门）

索菲娅：反正挺奇怪的。问问是谁！

塔尼亚：（站在门口）谁啊？

伊戈尔：（在门的另一面，顽皮地）咕——咕！塔纽什金！咕——咕！

塔尼亚：（打开门，嘲弄地）咕——咕！

伊戈尔：（快速地塞给她玫瑰和香槟酒）你好！（明白搞错了，不知所措）……致敬，老妈妈！请叫一下塔吉娅娜！

塔尼亚：我就是塔吉娅娜。

索菲娅：（从房间里）塔涅奇卡，谁啊？

塔尼亚：马上，这就来，妈妈！

伊戈尔：您想说，您就是塔吉娅娜？

塔尼亚：您有什么不满的吗？

伊戈尔：您是这里唯一的塔吉娅娜？

塔尼亚：唯一的。

伊戈尔：我们查对一下！第四汽车站大街30号，3号楼，31室。

塔尼亚：3号B。

伊戈尔：怎么？

塔尼娅： 楼是3号B。

伊戈尔： 有3号A的吗？

塔尼娅： 当然了。还有3号C,3号D,3号E……

伊戈尔： 我怎么，现在还要把整个字母表都过一遍吗？每一次都要征服一遍五楼？你们赫鲁晓夫楼也不装电梯！

塔尼娅： 真对不起！

伊戈尔： 好吧，老妈妈！没关系！谢谢指导！劳驾！（拿走了她怀里的玫瑰和香槟酒）开始徒步下楼！不过，你们这里又黑又臭！你们这里怎么还没有死光呢？

塔尼娅： 拿着蜡烛！（跟在他后面）

伊戈尔： 谢谢，老妈妈！我有打火机。（打火）见鬼！只够上楼用的。死了！

塔尼娅： 举着蜡烛！小心点儿！这里有时脚下会踩到滑的东西。

伊戈尔： 我手举着蜡烛蹒跚于街头，仿佛是宗教游行！

塔尼娅： 太黑。没有电。我担心，街灯也不会很亮的。

伊戈尔： 您说服我了，老妈妈！谢谢！再见！

塔尼娅： 保重！（转身想回房间，滑了一下，跌倒了）哎呀……

伊戈尔： 怎么了，老妈妈？

塔尼娅： （含着泪）没什么。别在意！

伊戈尔： 要帮忙吗？

塔尼娅： 不用，不用……（艰难起身，抽泣着）哎呀……

伊戈尔： （返回来）您怎么了？

塔尼娅： 滑了一下。邻居家的孩子总是吃完香蕉就把皮扔到地上。

伊戈尔： 什么也没跌坏吧，不然，您这个岁数怕引起不良后果。

塔尼娅： （愤怒地）我不需要您的帮忙！走开！

伊戈尔： 听您的吩咐！跌得厉害吧？我来送您回家吧？

塔尼娅： 一切都过去了！（号啕大哭起来）

伊戈尔： 您哭什么呀？

塔尼娅： 我愿意我就哭！对不起！别在意。我妈妈快要死了。

伊戈尔： （沉默了一会儿）很同情您。不过我也没办法。这种事，钱帮不上忙。尽管……您拿着！（透过钱来）

塔尼娅： 您疯了？

伊戈尔： 诚心地，尽管是物质上的。我们每个人都曾有过妈妈！

塔尼娅： 我没向您乞求施舍！

伊戈尔： 我自己想到的！这个数目对我来说不算什么！拿着吧，别担心！

塔尼娅： 您怎么可以这样随便侮辱我？

索菲娅： （从房间里喊）塔涅奇卡！发生了什么事儿？我着急啊！

塔尼娅：（大喊）来了，来了，妈妈！

伊戈尔：我本来想帮忙。您却毫无理由地冲着我来了！再见！

塔尼娅：对不起！

伊戈尔：改变主意了？这样最好了！只要有人给——您就拿着。这是我的观点。

塔尼娅：哦，不要钱！您还是最好把我送回家！

伊戈尔：请吧。抓住我胳膊。

塔尼娅：玫瑰和香槟我来拿。蜡烛您举着。

[伊戈尔陪塔尼娅走进房间。

塔尼娅：小心，地毯。别碰着了，这是房门。

[就这样塔尼娅和伊戈尔手拉着手站在索菲娅面前。塔尼娅抱着玫瑰和香槟酒。伊戈尔拿着蜡烛。

索菲娅：您好！

伊戈尔：（极其悲伤地）您好！

塔尼娅：妈妈，请允许介绍一下，这位……这位是……

伊戈尔：（终于反应过来）伊戈尔。很高兴认识您。

塔尼娅：这位是，这位是，这位……

索菲娅：你今天把所有人的名字都给忘了，塔涅奇卡？

塔尼娅：索菲娅·伊万诺夫娜。我妈妈。

伊戈尔：这就是那位……

塔尼娅：是的，是的，我给您讲了很多就是关于她的。

索菲娅：（问伊戈尔）您早就认识塔尼娅？

伊戈尔：（看着手表）是的，大约已经三四十年了……

塔尼娅：（打断）四十！整整四十！年！时间过得可真快啊！是吧，伊戈尔？

伊戈尔：如果我说的话，是出奇的快！

索菲娅：特别、特别高兴！坐下吧，伊戈尔！可以这样称呼您吗？虽然您也不年轻了，但我还是比您大很多。塔涅奇卡，你怎么也不事先说一声，家里有客人来吃晚饭？真斯文——还带着花和香槟！马上准备点儿吃的吧！不能用赫耳库勒斯作香槟的下酒菜吧！请把玫瑰给我！真香啊！我都感觉自己年轻幸福了！我们家好久没有玫瑰了！塔涅奇卡，拿走伊戈尔的大衣！去厨房吧！我在这里要跟伊戈尔谈一谈。

塔尼娅：（对伊戈尔说）您的大衣！

伊戈尔：说实话，我该走了！（看着玫瑰和香槟，决定留下玫瑰，带走香槟）

索菲娅：把香槟打开！竟然有这样文雅的人！带着玫瑰和香槟来，刚坐一分钟，就急着走。这甚至有些老式。不，我不放您走！先请脱下大衣！

[伊戈尔脱下大衣，递给塔尼娅。]

索菲娅：我不明白，你站在那儿干什么，塔涅奇卡？去准备点儿什么呀！我跟伊戈尔暂时聊一聊。

塔尼娅：（对伊戈尔说）别怕！我马上回来！（走出房间）

索菲娅：（对伊戈尔说）塔涅奇卡给我讲了很多关于您的事情。

伊戈尔：讲了我的事？

索菲娅：当然。她再也没谁可讲的了。

伊戈尔：您把我同谁搞混了！

索菲娅：我的双脚哪里也去不了了——这是真的。但是，脑袋，您自己也看见了，谢天谢地——还正常！

伊戈尔：对不起，不想惹您生气。塔尼娅能讲我什么呢？

索菲娅：别吃惊，不过，全是好的。您甚至无须怀疑，塔尼娅对您有多好！

伊戈尔：确实是，不怀疑！

索菲娅：我发现，您对自己好像没信心。没有必要！是的，犯了很多错！但这些都过去了！并非一切都失去了！也不要为自己的年龄伤心！对您来说，幸福很有、很有可能的！

伊戈尔：什么幸福？

索菲娅：自然是家庭幸福了。其他的幸福世上也没有。

伊戈尔：我比较喜欢个人幸福。

塔尼娅：（走进来）伊戈尔总是开玩笑。开了四十年的玩笑。那，给你橙子，我们家其余所有的食品都是素的！（对伊戈尔说）给您来点什么？含维他命的沙拉？赫耳库勒斯？奶渣？

伊戈尔：谢谢。我来橙子吧。

索菲娅：男人任何时候都不该只吃橙子！您太拘谨了！总之，令人感动！塔涅奇卡，多给伊戈尔加些粥！

塔尼娅：（对伊戈尔说）香槟还开不开？

伊戈尔：（站起身来）我走了，你们接着吃。很高兴相识！（快速离开房间）

塔尼娅：（抓起蜡烛，跑去追他）等一等！

伊戈尔：（已经在走廊里）你们这偏僻的地方哪里可以买到花和香槟？

塔尼娅：我马上把钱还给您！

伊戈尔：我不要钱！

塔尼娅：那么就再坐十五分钟吧！求您了！然后我送您去商店！看在妈妈的

分上！她就快要死了！

伊戈尔：我既不是医生也不是神父！

塔尼娅：我会把一切都解释清楚的。十五分钟！

伊戈尔：好。只是我得打个电话。

塔尼娅：请吧，请，打多少都行。这不成问题。这是电话。（把蜡烛留给伊戈尔，有礼貌地进了房间）

[伊戈尔拨号。

[在房间里。

索菲娅：（诡秘地问塔尼娅）这是那两个中的一个？

塔尼娅：（神秘地）就算是……

索菲娅：其中的哪一种呢？

塔尼娅：然后再说，妈妈！（回到伊戈尔身边）您这样不方便。我来给您照着吧！（拿起蜡烛，高高地举起）

伊戈尔：（电话通了）塔纽奇克！亲爱的！我迟到了！猫咪，半个小时后到。我？在开会。正因为如此才突然这样，我自己也不高兴！别生气，我的小鸟！不，我的小鸟，这不会很长时间的！狂吻你！我带刺的小刺猬！（挂上电话）

塔尼娅：最好问问小鸟，她的巢筑在哪一栋楼里？

[电话响了。

塔尼娅：（对着话筒）喂，请说！不是，是住宅。谁住在这儿？我住啊！您找谁？什么？什么？（放下话筒，对伊戈尔说）开口骂人了。看来，是打给您的。看来，是您的杂交种打来的。

伊戈尔：谁？见鬼！她的电话能显示来电！她说什么了？

塔尼娅：她说，如果我是金发女郎，那也是染过的。她根本不在意我的大腿，哪怕它们是从头上长出来的。我性感的样子她完全——怎么说呢——无所谓。

伊戈尔：好在她不管怎么说没有骂您！

塔尼娅：没骂？您认为？您错了。

伊戈尔：骂了？

塔尼娅：当然了！

伊戈尔：怎么骂的？

塔尼娅：惯常的那种！

[ 停顿。

伊戈尔： 真的吗？

塔尼娅： 唉。

伊戈尔： 对不起！

塔尼娅： 这与您有什么关系？

伊戈尔： 她就那脾气。她只有二十岁！

塔尼娅： 二十？！您能跟她说些什么？

伊戈尔： 我们实际上不说话！

塔尼娅： 二十！她还嫉妒我！

伊戈尔： 她？嫉妒您？！您只是感觉！

塔尼娅： 知道吗，跟她谈话要比跟您谈话愉快得多了！

伊戈尔： 她从未见过您呢！

[ 电话响起来。

伊戈尔： （对塔尼娅说）别拿话筒！这是找我的！

塔尼娅： 有时也给我往这里打！（拿起话筒）啊，亲爱的！请说。马上，小老鼠，我叫他。这就把话筒给他，猫咪！再见，小刺猬！（把话筒递给伊戈尔）

伊戈尔： （对着话筒）塔恩……塔恩……谁是好色之徒？谁的腿？她根本没有腿！！

塔尼娅： 为什么要这么说？有腿！像模像样的腿！十分令人满意！

伊戈尔： 谁是金发女郎？她不少于六十岁！我发誓！

塔尼娅： 您发誓也没有用。我五十……九。

伊戈尔： 唉，塔恩……（显然——那一端话筒已经挂了）看吧。（对塔尼娅）您都做了什么？！您哪怕能想象一下——我追了她多长时间？！两周！不少于！够了！（抓起大衣）

塔尼娅： 别走！我跟妈妈说些什么？

伊戈尔： 哪怕是出于仁爱之心，我也不能定居在你们这里！

[ 电话响起来。

伊戈尔： 这准是找我的！

塔尼娅： 别在我家里抢话筒，这会败坏我的名誉！

伊戈尔： 您怎么回事？

塔尼娅：您根本不明白！（冲着话筒）是的，是我，无腿且六十多岁。是的，想从您那里抢走伊戈尔。

伊戈尔：您在胡说八道什么呀？把话筒给我！

塔尼娅：电话是打给我的！给我的！您最好举着蜡烛！（把蜡烛塞给伊戈尔）您是这样看伊戈尔的？而我是另一种观点！他善良，大度！他高尚，他举止得体！总之，他帅气！！我是谁？谢谢！我还是谁？那，这太过分了，您这是奉承我了！我长得什么样？谢谢。我开始自信了！竟然这样？！感谢您，猫咪，我不再感觉自己很老！把话筒给伊戈尔？不用了？！噢，您就是给我打的电话？！我太感动了！常来电话！好，我很高兴把这一切转告给伊戈尔！再见！与您交谈很愉快！（放下话筒，对伊戈尔说）请求转告您，不用担心了。小老鼠已经有人一起度过今宵了。

伊戈尔：待在你们这里简直太危险了！（把蜡烛塞回给她）拿着！（拨号）见鬼！不接电话！您都允许自己做了什么？以您的年龄？！

塔尼娅：我的年龄怎么让您不满了？您自己多大了？

伊戈尔：我是男人。

塔尼娅：怎么——男人一岁顶两岁？！

伊戈尔：那，我看起来有多大，有多大？

塔尼娅：五十岁左右……

伊戈尔：（得意地）是吗？

塔尼娅：因为这里昏暗！

伊戈尔：我阴错阳差地敲了您家的门。您滑了一跤。我表现得像位绅士……

塔尼娅：不过，不能只做五分钟的绅士！最好当初根本就别开始！

[伊戈尔突然“哎呀”一声，捂住肚子。]

塔尼娅：怎么了？！心脏病发作了？

伊戈尔：胃炎！

塔尼娅：哪怕吃点儿什么！赶快！赫耳库勒斯——它才会让您站起来！

伊戈尔：好，把您的燕麦端来！

塔尼娅：（拉着他的手，领进房间）快点儿！疼得厉害？

伊戈尔：可以忍受！

塔尼娅：坐下。粥在您面前！吃吧！

索菲娅：塔涅奇卡，你忘了玫瑰！把它们插到花瓶里！

塔尼娅：（对伊戈尔说）吃吧！我马上就来！（拿着玫瑰走出去）

索菲娅：（对伊戈尔说）别吃了！先打开香槟！

[伊戈尔深感遗憾地放下勺子,开始打香槟。

塔尼娅: (拿着放到花瓶里的玫瑰走进来,对伊戈尔说)您干什么呢?吃饭!  
您急着喝香槟!(放下花瓶,从伊戈尔那里夺走瓶子)

索菲娅: 塔涅奇卡,我坚持的——开香槟,是男人的事。

伊戈尔: (试图夺下塔尼娅手中的瓶子)请让我来开!

塔尼娅: 您怎么老抓住这个瓶子不放?吃饭!我自己能对付得了!

[瓶塞“嘭”的一声飞出。一股酒喷到了伊戈尔的上衣上。

塔尼娅: 哎呀,对不起!大概,西装很贵吧?

伊戈尔: 是的,第一次穿。(用手绢擦西装)

索菲娅: 塔尼娅从不沾酒!对如何与酒打交道根本没有概念!我们一家都不饮酒,甚至不好意思承认这一点。

塔尼娅: (对伊戈尔说)对不起!

伊戈尔: 都过去了!要是酒杯的话就正好了。

[塔尼娅急忙递过来三只酒杯。伊戈尔准备往酒杯里倒酒。

塔尼娅: (急忙抽走了一只酒杯)妈妈不能喝!(拿走了第二只)您也不能喝!(推了一下第三只酒杯)往这里倒吧!我喝。

索菲娅: 塔涅奇卡,让伊戈尔也稍喝一点儿吧。他不像嗜酒之人。

塔尼娅: 香槟就着赫耳库勒斯!(对伊戈尔说)我再给您盛点儿粥!妈妈,给你一杯凉茶,然后往茶里倒一滴香槟。来,让我们干杯!就是说,我们一起碰杯,我一个人喝。

索菲娅: 塔涅奇卡,就让伊戈尔喝吧!

伊戈尔: 别担心,我不喝。

索菲娅: 您不喝?但为什么呢?!有什么原因吧!

伊戈尔: 我开车。

索菲娅: 哦,您是司机!太完美的职业了!

伊戈尔: 我是会计。

索菲娅: 司机加会计。

伊戈尔: 只是会计。

索菲娅: 那为什么开车呢?会计开车?这挺奇怪的!

伊戈尔: 我有车。

索菲娅: 自己的?

- 伊戈尔：自己的。您为什么对此感到奇怪呢？
- 索菲娅：您的车哪来的？
- 伊戈尔：什么意思？
- 索菲娅：您的车从哪里搞来的？
- 塔尼亚：妈妈，别提不礼貌的问题！
- 索菲娅：买彩票赢的？
- 伊戈尔：不是。
- 索菲娅：继承遗产？
- 伊戈尔：就是自己买的。
- 索菲娅：买的？汽车？大概，不那么简单吧！攒了一辈子的钱！非常节俭！
- 伊戈尔：有过非常节俭的日子。但令人惊奇的是——那种方式更攒不下钱来！我只不过现在挣得相当可观。
- 索菲娅：大概，在多处工作吧？您这个年龄不该过度劳累！
- 塔尼亚：我提议一杯酒。准确点儿说，我提议大家碰杯，我一人喝。
- 索菲娅：（举起杯）为您，伊戈尔，也为塔涅奇卡干杯！祝你们这一次一切顺利！
- 伊戈尔：已经比我想象的顺利多了！
- 索菲娅：说得太好了！为您干杯！
- 塔尼亚：（一口气喝干，笑着）上头了。
- 索菲娅：不常喝酒造成的。伊戈尔不喝酒，却吃赫耳库勒斯，这看起来相当不高明。
- 伊戈尔：有五十年没吃赫耳库勒斯了。童年时，妈妈逼着我吃。而且说：“吃赫耳库勒斯，加利克，你会长成大力士的！”真不该不听话。你看，没长成大力士！特别好吃。我会补上的。（对塔尼亚说）再来一点儿！
- 索菲娅：（对伊戈尔说）您是位令人愉快的客人和有感恩之心的食客。
- 伊戈尔：我喜欢吃家里做的东西！您可以把有此嗜好的我推荐给您的所有熟人。
- 索菲娅：塔涅奇卡，我很喜欢你的伊戈尔，很喜欢！您是怎么找到塔尼亚的？过了多少年？
- 伊戈尔：可能就是幸运吧。
- 索菲娅：说得真好。像个男人！您也没指望过吧？
- 伊戈尔：也无法想象！
- 索菲娅：我也没有料到，在我风烛残年之际，生活却馈赠给我如此期盼的礼物！什么都不可预知，什么都不可！
- 伊戈尔：您说得完全正确！就在一小时前，如果有人告诉我说，我今天晚饭会在两个人的陪伴下吃赫耳库勒斯，我自己一定会笑的……多么可爱的女士啊。
- 索菲娅：太美的祝酒词了！举杯！塔涅奇卡，你今天一人替三个人喝！

[ 大家举杯。塔尼娅喝下，开始笑。

索菲娅： 我们的塔涅奇卡今天是那么幸福！这是因为您，伊戈尔。你们四十年没见了！您怎么认为，塔涅奇卡变了吗？

伊戈尔： 变得更好了。

[ 塔尼娅又往杯里倒酒，一口气喝干。

索菲娅： 别太贪杯，塔涅奇卡，快乐和痛苦都要有分寸。

伊戈尔： 您认为，塔尼娅今天喝多了？才不是呢！我想起来了，四十年前她能喝多少！把所有的人都给喝醉了！

索菲娅： 你还有允许自己喝多的时候，塔涅奇卡？那又怎么样，大家都有过。

塔尼娅：（对伊戈尔说）您瞎说什么呀？

伊戈尔： 事情都过去了！现在有什么好隐瞒的？（对索菲娅说）索菲娅·伊万诺夫娜，我永远也忘不了，塔尼娅在桌子上跳得多起劲儿！有多少家酒馆为她鼓掌！

索菲娅：（对塔尼娅）你穿梭于酒馆之间？

伊戈尔： 男人们为她神魂颠倒！我嫉妒得快要发疯了！

索菲娅： 母亲总是最后得知关于女儿的真相，真对！现在我明白了，为什么您那时候没有娶她！但现在她完全变了！

伊戈尔： 哎呀，不知道……哎呀，不相信！

塔尼娅： 伊戈尔也变了。变得勇敢了！就在今天，妈妈，他，终于，敢于向我求婚了！

索菲娅： 塔涅奇卡，你要结婚了吗？嫁给伊戈尔吗？！太幸福了！

塔尼娅： 我得想一想，妈妈！

索菲娅： 想一想？想什么？

伊戈尔： 索菲娅·伊万诺夫娜，不要给塔尼娅压力。我可以等。

塔尼娅： 谢谢，伊戈尔！我们度过了一个美妙的夜晚！我知道，您急着走。我们让伊戈尔走吧，妈妈！

伊戈尔： 不用让我走！我反正也无处可去！瞧，我这个奶渣还没有吃呢！四十年往事的回忆涌上心头。

塔尼娅： 对不起，伊戈尔！妈妈需要安静！

索菲娅： 正是要感谢伊戈尔，我才在这漫长的岁月里第一次感到安静！

塔尼娅： 我们不能太自私，妈妈！谢谢，伊戈尔，请原谅，如果哪里做得不对。

索菲娅： 哪里做得不对？一切完美无缺！你们一定会成为理想的一对儿！您很快就退休了吗，伊戈尔？

伊戈尔：我不渴望退休。比较喜欢工作。退休干什么呀？

索菲娅：退休干什么？！这是人生最美好的时光！您退休了！塔涅奇卡退休了！多浪漫啊！买一块园子！我们建房子！您有存款！塔尼亚会弄弄菜园。难道您反对在大自然中建立自己的家园吗？

伊戈尔：不反对！我有房子！

索菲娅：您也有别墅？在哪儿？

伊戈尔：在加那利。

索菲娅：在加那利？那块儿地有多大？哪怕有地方转身吧？

伊戈尔：是的，有地方转身。

索菲娅：房子本身呢？不太小？

伊戈尔：不太小。

索菲娅：而森林？小河？都在附近？

伊戈尔：这一切都很远。

索菲娅：为什么选了那么个地方？！没有森林！没有小河！地上哪怕长点儿什么？

伊戈尔：长着东西呢。

索菲娅：谁弄这一切呢？

伊戈尔：没人。自己长。

索菲娅：听男人说话就是可笑！自己长！您这个自己长的东西是什么？荨麻？

伊戈尔：橙子，好像。我很少去那里。没时间！

索菲娅：橙子？！您怎么说的？加那……威？好像听说过，但却怎么也想不起来。这是往哪个方向？

塔尼亚：这是在西班牙，妈妈！

索菲娅：在西班牙的一块儿地？那么远！为什么呀？这多不方便！还贵！

伊戈尔：相反，那里便宜！

索菲娅：你哪怕明白他在说什么，塔尼亚？

塔尼亚：有些明白。足够了。

索菲娅：那你给我解释一下！

塔尼亚：我给你解释！

索菲娅：天哪，我多落后于生活啊！我们当年谁也没在西班牙买过一块地！或许，这也不错！我觉得，生活变得有些美好起来了！

伊戈尔：我确实该走了！很高兴认识你们！谢谢愉快的夜晚！

索菲娅：不，伊戈尔，我不能就这样放你走！塔涅奇卡，帮我撤去毯子！您领洗过吗，伊戈尔？

[伊戈尔莫名其妙。]

塔尼娅：就是说，妈妈给您洗礼过吗？

伊戈尔：很早的事儿了。童年时候。

索菲娅：这已经足够了！到我这儿来！站到这里！塔涅奇卡，摘下圣像，递给我！

[塔尼娅从墙上摘下圣像，递给索菲娅。]

索菲娅：你自己站到伊戈尔身边！

塔尼娅：你这是想起哪一出，妈妈？

索菲娅：我不能浪费时间。我感觉我快要死了。明天。最多一周后。孩子们！上帝祝福你们！长寿和睦地生活！彼此珍惜幸福快乐！我祝福你们！

塔尼娅：妈妈！

索菲娅：别打断我！这是女人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刻！我现在想起来，人们如何祝福我和你父亲的，塔涅奇卡！我们突然撞上了……不过，现在这个已经不重要了……你父亲送给我一个订婚戒指。（抬起自己的手）现在它已经摘不下来了。把我和这个戒指一起葬了吧。然后我们举行了婚礼。塔涅奇卡，把圣像放回去吧！您怎么看这个婚礼呢，伊戈尔！

伊戈尔：对整个婚礼怎么看？这太美了。

索菲娅：塔涅奇卡，答应我，伊戈尔和你将举行婚礼！

塔尼娅：什么事都不应该匆忙作决定，妈妈！

索菲娅：塔涅奇卡自尊心很强，伊戈尔！她从来不扑向男人的怀抱！从不！她曾有个女朋友，您知道她做出什么事吗？

塔尼娅：伊戈尔对我的女朋友不感兴趣，妈妈！

伊戈尔：错了！我对这里的一切都感兴趣！

索菲娅：你看，塔涅奇卡，你不对。伊戈尔真正爱你。他对你的一切感兴趣。哦，那个女朋友，时常是，当发现有男人走近，她便做出滑倒的样子。趁机抓住这个男人，让他送她回家，说，自己走不到家。就这样，她嫁了八次，而我的塔尼娅一次也没有！（对塔尼娅说）要警告自己的男人，其他女人擅长什么样的花招！（对伊戈尔说）但塔尼娅不会！不，不会是塔尼娅！什么时候举行婚礼？要知道我们得举办婚礼吧？可以简朴一些，但必须得有婚礼！什么时候？

塔尼娅：不想急急忙忙的！

索菲娅：不必着急，不过拖延也没必要！一周后怎么样？

伊戈尔：我们会计正在做收支结算报表。我不想把一切都混为一团——报表，婚礼……

索菲娅：当然，混为一团不好。您什么时候上交报表？

伊戈尔：三月一日之前。之后又马上有季度报表。四月十五日之前交。然后……

索菲娅：我活不到那时候。我有一种预感，伊戈尔，我该走了。还剩一两周就结束了。当然，我努力。

伊戈尔：只是别因为我们改变自己的计划！

塔尼亚：伊戈尔！

索菲娅：唉，如果我死了，你们不会因为丧事将婚礼推迟一年多吧？

伊戈尔：怎么会呢？！今天谁还会戴孝服丧啊？还得整整一年！

塔尼亚：伊戈尔！

索菲娅：明天早一点儿来！我们讨论一下所有的事，并做出最终的决定。

塔尼亚：不行。明天伊戈尔出差。

伊戈尔：我？出差？

索菲娅：去几天？

塔尼亚：半年。

索菲娅：那收支报表呢？

塔尼亚：出差时写，然后寄回来。

索菲娅：如果不是我，塔尼亚还可以陪您去，伊戈尔。我向来，向来是她个人生活的障碍。

塔尼亚：我陪伊戈尔一起去——这不可能！你哪怕想象一下，你想让我去哪儿？

索菲娅：我想让你去哪儿？

塔尼亚：冻土带！多年冻土带！坐狗爬犁。吃鱼！活鱼！！！不得不坐在煤油灯光下的帐篷里，当伊戈尔埋头整理报表时。

索菲娅：别干这份工作了，伊戈尔！

伊戈尔：谁要做这样的工作啊！

塔尼亚：伊戈尔会经常给我打电话的。

索菲娅：从帐篷里？

塔尼亚：二十世纪末了，妈妈！

索菲娅：最好写信！我到现在还保留着塔尼亚父亲的来信。哎呀，如果战壕里有电话，那我今天还剩下什么了？

[突然来电了。]

伊戈尔：你们这里只在夜间供电？（吻索菲娅的手）谢谢迷人的夜晚，索菲娅·伊万诺夫娜！

索菲娅：为我们保重！（把他拉到自己近前，吻他的脸颊）我像依恋儿子一样依恋您。

伊戈尔：您也要保重！

[伊戈尔和塔尼娅走出房间。]

伊戈尔：（穿上大衣）我如果再待一会儿，您就会眼睛不眨地把我打发去另一个银河系。

塔尼娅：特别生气吧？

伊戈尔：没关系！只是……

塔尼娅：只是什么？

伊戈尔：略感不安，我在圣像前发誓娶您。

塔尼娅：没关系！忘了吧！

伊戈尔：不想与上帝有什么不和。我不记得他有幽默感。

塔尼娅：这也算问题？！您发了誓！我把您的誓言隆重奉还。

伊戈尔：一个极其轻浮的女人！信守自己的诺言不超过半小时。现在我开始猜想，您为什么没有嫁出去了。

塔尼娅：您真的以为我们在圣像前发了誓？

伊戈尔：喝了酒的，顺便说一句，只有您一个人。请注意，我没喝一口。

塔尼娅：您哪怕看一眼，您对着什么发誓了？圣像！我从墙上摘下来递给妈妈的是狄更斯的画像。而狄更斯，顺便说一句，幽默感很正常。

[伊戈尔跑进房间，看着画像，跑出来，定睛看着塔尼娅。]

21

塔尼娅：怎么样？

伊戈尔：八次出嫁的女朋友都比您天真可爱。

塔尼娅：同样，祝福您与您的长腿刺猬、您的金发猫咪、您的性感小兔子和全体小动物！

伊戈尔：谢谢！再见！

塔尼娅：再见！

伊戈尔：明天我顺便来看看您母亲的身体状况如何。

塔尼娅：别难为自己！

伊戈尔：没关系。反正就在附近。顺便说一句，还是没能问到她住的楼号。

塔尼娅：问到并与您年轻的小老鼠坐在那里吧。

伊戈尔：我惹您生气了吗？

塔尼娅：没有，您高姿态。

伊戈尔：我甚至还成功地表现为一名绅士了吧？您的意见呢？

塔尼娅：高度评价！

伊戈尔：但不能只做一个晚上的绅士！那样的话都不值得开始！

塔尼娅：猫咪会因您的世界观而欢呼雀跃。

- 伊戈尔： 猫咪更看重的是我的其他素质。
- 塔尼娅： 转达我对猫咪的问候！
- 伊戈尔： 如果我不再出现，您怎么摆脱窘境？让我死于车祸？把我推到匪徒的刀口下？让我意外死亡？
- 塔尼娅： 我不是个嗜血成性的人。活着吧！漫长的冬夜里，我将详细地回忆起我们的……我们之间关系的故事。然后讲给妈妈听。您甚至无法想象，我是多么善于幻想！
- 伊戈尔： 已经可以想象出来了。想听听接下来呢。
- 塔尼娅： 您自己真的什么也记不得了？
- 伊戈尔： 记得什么？
- 塔尼娅： 您是对的。很难记起从来没有过的四十年前的事。
- 伊戈尔： 可以补救。我准备记住您想记住的一切。
- 塔尼娅： 我会给妈妈读您的来信。
- 伊戈尔： 来信？啊——啊！来自冻土带！要谦虚一些！关系暧昧之处不要读出声来！我很高兴，我们的偶然相识会有这样的前景。
- 塔尼娅： 我明白，我们的生活对您来说是微不足道的。可以轻松猜出，它是如何度过的。商店显而易见，我在那里通常买些很随意的东西。简单的收拾家务、做饭、洗涮。很少响起的电话铃声。谁会给我们打电话呢？半年一次来自亲人的长信。朗读故事。鲜有事件发生的单调乏味的生活。谁也不会对一个上了年纪的女人及其女儿——一位老姑娘感兴趣。
- 伊戈尔： 您看起来很美！在任何灯光下！
- 塔尼娅： 谢谢。但对我和妈妈来说，我们的生活和我们本身看起来完全不是如此。我们彼此相爱。哪里有爱，哪里就会有很多事情、风暴、喜悦、激动。我不只是简单的购物、做饭、收拾家务。我努力做是为了妈妈，为了延长她的日子。反正终有一天会完全剩下我一个人的。我的温柔和爱释放到哪里去呢？如何处理每小时的担心和护理的需求呢？谁会饶有兴趣善解人意地倾听我呢？我又去听谁呢？世上任何人都与我无关！
- 伊戈尔： 恢复以前的熟人。多与他们交流！
- 塔尼娅： 将爱代之以忙碌？孤独和痛苦更值得。妈妈害怕剩下我一个人。我骗她。让她离开这个世界时相信，我不会孤独。她盼望我能嫁出去。我想让她相信，这个理想会实现的。
- 伊戈尔： 那您为什么不找一个现实的人，免得孤单？
- 塔尼娅： 我在二十岁时，就不同意没有爱情的婚姻，而在六十岁时更是如此。请原谅，浪费了您一个晚上的时间与我们一起。
- 伊戈尔： 完全相反。美妙的夜晚！我还会来看你们的。一定！不成困难，我肯定

就在附近。

塔尼娅：谢谢。不过，千万别来了！

伊戈尔：您如此不喜欢我？

塔尼娅：怕是您给我留下了太深刻的印象！

伊戈尔：很高兴听到这话。

塔尼娅：或许，这里一切都是巧合：蜡烛，玫瑰，由于不常喝酒而香槟上头……  
哎呀，有什么可隐瞒的——您很迷人！（笑）我越出常轨了。我有些激动。我有些慌张。我尽说废话。（笑）啊，不过，有什么区别！这一切自然也不会招致什么后果！

伊戈尔：我，真的，也喜欢上你们这里了。还喜欢您妈妈。我还想看见她。

塔尼娅：不。您不要再来了。

伊戈尔：我记下您的电话。什么时候顺便给您打个电话。

塔尼娅：也是多余的。

伊戈尔：但是或许……

塔尼娅：不值得。

伊戈尔：我只是想……

塔尼娅：谢谢！再见！

伊戈尔：再见！（返回来）但是，就这样中断了一切太不高明了……

塔尼娅：再见！

伊戈尔：您坚信这样做是对的？

塔尼娅：绝对！

伊戈尔：不过我感觉……

塔尼娅：坚决不行！

伊戈尔：而假如……

塔尼娅：哎，您怎么这样呢？晚了！您该走了。我该去妈妈那里了。再见！

伊戈尔：再见！很高兴认识！

塔尼娅：我也很高兴。

伊戈尔：怎么——我现在就这样离开？

塔尼娅：一切顺利！（在他身后关上了门，返回了房间）妈妈！你怎么样？

索菲娅：这一切太可怕了，塔尼娅，太可怕了！

[ 停顿。]

塔尼娅：你还是猜到了，妈妈。对不起！

索菲娅：当然，猜到了。立刻！我不聋也不瞎，还没有年老昏聩。

塔尼娅：请原谅，原谅我，妈妈！我想让你更好。

索菲娅：为什么要原谅你呢？为你最后一个秋天的幸福？！

塔尼亚：你这说的是什么，妈妈？

索菲娅：别隐瞒我，也无须不好意思。得了！我一切都看出来——你有多爱他！这一次你走运了——他爱你！这一眼就看出来了！你们会幸福的！

塔尼亚：是吗？谢谢，妈妈！

索菲娅：我再也不做自私的人了。我很高兴你能幸福。

塔尼亚：但是你哭了，妈妈！

索菲娅：因为我还是有些自私！我已经习惯了结婚的这个想法。但是对我来说，这还不够！！我的心头还是压着一块石头！

塔尼亚：现在这块石头是什么呢，妈妈？

索菲娅：你和伊戈尔已经不会有孩子了！是我的错！我和你在一起感觉真好。我心里总是担心你结婚！我受到残酷的惩罚。我想抱孙女，而我却永远不会有她。上帝，我多想有个孙女！想让她爱我！当然也爱你！想让我们大家都幸福！我现在期待的不是死亡，而是重孙子！而重孙子，就是要娇惯溺爱他，家里充满了笑声！还有那么多的麻烦事、伤心事、意想不到的事。可代替这些的，是由于我的过错让你整天坐在一个令人厌烦的老太太身边！

塔尼亚：我爱你，妈妈！而且我和你在一起感觉很好！

索菲娅：但是，假如我们有个和睦的大家庭，我们会感觉更好的！女婿、孙子、重孙子……太晚了……毫无希望了，我们明白这一点是无可救药的晚了！

塔尼亚：妈妈，你不能这么激动！喝点儿缬草酊吧！

索菲娅：缬草酊——这就是在我生命结束时女儿可以给我的一切！而伊戈尔是那么有趣的一位男士！而你至今都是美女！你们本来会有个绝佳的女儿！她可能已经有四十岁了！（哭起来）塔尼亚，对不起！我是一个本性难移的自私的人！要知道你听我的话会很痛苦！你为什么那么听话呢？

塔尼亚：（搂住她）请原谅，妈妈！

索菲娅：那么有爱的女儿！为什么？

塔尼亚：对不起，妈妈，对不起！

索菲娅：反正你结婚我很幸福。（哭）

塔尼亚：我谁也不需要，妈妈！

索菲娅：（不带哭腔，具体地）你疯了？！

塔尼亚：（糊涂了）妈妈？

索菲娅：我幸福！而你呢？

塔尼亚：我也是。

索菲娅：（突然抽噎起来）为什么我们这么不幸呢？

塔尼亚：（安慰她）一切都会好的。

索菲娅：（用另一种音调）我祝贺你。

塔尼亚：谢谢。

索菲娅：我祝愿你。

塔尼亚：妈妈！

索菲娅：你幸福吗？

塔尼亚：（号啕大哭）很幸福，妈妈！

[ 第一幕幕落。

## 第二幕

[ 还是那间房子。只是现在房间里点着的不是蜡烛，而是落地式灯。桌子中央放着花。舞台设计与第一幕相同。

塔尼亚：（朗读）“后来尼克贝小姐来到这里，她是那样神气而又自负。马德琳和凯特的脸色是那样红润，非常可爱。尼古拉斯和弗兰克是那样忠诚而高傲，他们四人满怀忐忑不安的幸福。这里还来过纽曼，那样的沉静，同时高兴得忘乎所以，还有一对孪生兄弟来过这里，他们赞叹不已，交流愉悦的眼神，致使站在主人椅子后面的老仆人呆住了，环顾桌子，感到泪水模糊了自己的双眼。”

[ 索菲娅长长地叹了一口气。

塔尼亚：怎么了，妈妈？你今天没有心情听狄更斯？

索菲娅：是的，塔尼亚，算了吧！我的心思不在这儿！多么神奇的玫瑰！让它们离我近一些！

塔尼亚：162页。（合上书，放回书架，搬动玫瑰）

索菲娅：我们吃晚饭吗？

塔尼亚：你已经想吃饭了？

索菲娅：我们等人吗？

塔尼亚：谁能来我们家！

索菲娅：如今看着你就感觉愉快！别上了一个粉红色的花结！这个曾祖母的花结不止一个世纪了！它适合你的脸色，塔尼亚，使你看起来精神饱满，显得年轻！今天似乎是一个特别的日子！

塔尼娅：特别的？为什么？（有些神经质地笑着）难道是因为花结？！  
索菲娅：也是因为花结！某种神秘的气息飘散在我们家的氛围中。你突然迷上了厨艺。准备了一天！会是什么在等着我们呢？！  
塔尼娅：饺子、拌凉菜、蛋糕……麻烦事很多，却什么特别的也没有发生。  
索菲娅：伊戈尔走了吗？  
塔尼娅：我想，他现在已经远离莫斯科的路上了。  
索菲娅：真不明白。

[ 门铃声。 ]

索菲娅：你还是请了人了？  
塔尼娅：意外的惊喜！  
索菲娅：伊戈尔？  
塔尼娅：不——不！  
索菲娅：那是谁啊？  
塔尼娅：忍耐一下！（去开门）

[ 门外站着手拿一束玫瑰的伊戈尔。 ]

伊戈尔：敬礼！（递给玫瑰）给您的！  
塔尼娅：（没接玫瑰）您已经出差了！忘了？  
伊戈尔：难道您没听见？狗拖着爬犁已经在楼下的大门旁叫上了。一刻钟后我会直扑雪橇，向冻土带进发。爬上来只是为了跟“未婚妻”道个别。  
塔尼娅：一路平安！下楼成功！  
伊戈尔：我得站一会儿。下楼前得鼓足劲儿。知道吗，真是上了年纪！您母亲自我感觉还好吧？顺便说一下，把玫瑰转交给她！

[ 递给塔尼娅玫瑰。 ]

塔尼娅：（没接）谢谢。她昨天的那些还没凋谢呢。  
伊戈尔：让它更多一些吧。（硬是想把玫瑰塞过去）  
塔尼娅：最好还是用这些玫瑰去犒劳小兔子吧。  
索菲娅：（大声地）塔尼娅！谁在那里啊？  
塔尼娅：没人，妈妈，没人！  
伊戈尔：（特别大声地）只有我，索菲娅·伊万诺夫娜！  
索菲娅：您干吗不进来呀，伊戈尔？！

塔尼娅：他急着走，妈妈！  
伊戈尔：急着看您呢，索菲娅·伊万诺夫娜！  
索菲娅：那怎么啦？在哪儿呀？过来啊！  
伊戈尔：来了！赶来了！  
塔尼娅：（让出路）请别耽误了！

[伊戈尔穿着大衣直接走到索菲娅跟前，吻她的手。]

伊戈尔：这是给您的！（递上玫瑰）  
索菲娅：您来真让人高兴。塔尼娅预先没有告诉我。但我猜到了！塔尼娅特别特别盼着您。买了那么多东西！一整天都在做饭，收拾整理。您不来，她就不开饭。  
伊戈尔：（吻塔尼娅的手）很高兴听到您是如此地期盼我，塔涅奇卡！  
塔尼娅：我等的不是您。  
索菲娅：不是伊戈尔？！那是谁啊，塔尼娅？  
塔尼娅：（对伊戈尔说）我以为您走了。我惊呆了。  
伊戈尔：愉快地惊呆？  
塔尼娅：只不过是惊呆了。  
索菲娅：伊戈尔，脱下你的深红色大衣！别太拘束。塔尼娅，把玫瑰插到瓶里！  
塔尼娅：我们家只有一只花瓶。  
伊戈尔：明白了。明天再带来一只。  
塔尼娅：那今天您的玫瑰怎么办？  
伊戈尔：扔了吧！  
索菲娅：恋人们，别吵架！塔涅奇卡，你安置一下玫瑰！

[塔尼娅接下索菲娅手中的玫瑰，走出去。]

索菲娅：出差延期了？  
伊戈尔：彻底取消了。  
索菲娅：梦应验了。我梦见了一条路，上面那么一大堆……（打住了话头）对不起！这预示着喜事。  
伊戈尔：而现在您想象一下——我也梦见了同样的一条路，上面也是有那么一大堆……  
索菲娅：（特别活跃起来，热情高涨）我想象得出！！！！

[塔尼娅拿着花返回，花放在空香槟瓶子里。]

索菲娅：你能想象吗，塔尼娅，我和伊戈尔做了同样的梦？！

塔尼娅：什么样的梦？

索菲娅：（非常兴奋地）我们梦见了……（突然停住）忘了！可一见到伊戈尔，立刻就想起来了。

塔尼娅：那么你们同时梦见了什么？

伊戈尔：这是我和索菲亚·伊万诺夫娜之间共同的小秘密。您今天感觉怎么样啊，索菲娅·伊万诺夫娜？

索菲娅：好极了！还做了好梦，还应验了——您来了！该吃晚饭了，塔涅奇卡！全到齐了！

塔尼娅：遗憾的是，伊戈尔得赶火车。

索菲娅：向她坦白吧，伊戈尔！她还没有料到，有什么喜事在等着她。

伊戈尔：能想象吗，塔尼娅，出差彻底取消了！

索菲娅：新年我们可以一起过了！

塔尼娅：新年还早着呢！

索菲娅：只有一周了！快一点儿请伊戈尔吧！尽管，干吗还得请他呢？

塔尼娅：是啊，确实，干吗请他？

索菲娅：当然！伊戈尔是我们自己人。

塔尼娅：遗憾的是，妈妈，新年伊戈尔不能和我们一起过。

索菲娅：为什么？

塔尼娅：伊戈尔向来是和集体一起过新年。和同事们一起。这是传统。伊戈尔会打电话祝贺我们的。

索菲娅：你认为这正常吗？

塔尼娅：世道变了，妈妈！别墅买在西班牙，而新年在饭店与集体一起度过。招惹各种小兔子、小刺猬。这都正常，妈妈。

索菲娅：（对伊戈尔说）这和小兔子有什么关系？您在动物园工作？

伊戈尔：今天被开除了。

索菲娅：那收支报表怎么办？

伊戈尔：动物园是一份临时工作。可以说，不脱离主要工作。

索菲娅：感觉得出，伊戈尔，您的生活很不容易。您需要尽快结婚。

塔尼娅：伊戈尔，我不得不提醒您——您该走了！

索菲娅：但是出差取消了，塔涅奇卡！

塔尼娅：那还有收支报表呢。去吧，伊戈尔，不带报表就别出现！

[伊戈尔“唉呀”一声，捂住肚子。]

索菲娅：您怎么啦，伊戈廖科？

伊戈尔：（痛苦地）塔尼娅知道。

塔尼娅：胃炎？

伊戈尔：哪怕给一块儿面包皮！得马上吃点儿东西！痛得受不了了！

索菲娅：你站在那儿干什么，塔涅奇卡？快点儿采取措施！摆桌开饭啊！

[塔尼娅去了厨房。

索菲娅：而您，伊戈尔，快坐下来！

伊戈尔：现在对我来说主要的是——不能动。坐下来，然后得坐着。不少于五小时。

索菲娅：那就坐着吧！我们很高兴！我不明白，我们的塔涅奇卡今天怎么了？

伊戈尔：怎么了？我没发现什么啊。

索菲娅：盼啊盼着您……而当您终于来了，好像又伤心了。她在那里磨蹭什么？或许，您试着去厨房看看？

伊戈尔：我试试。（去厨房）

[在厨房。

塔尼娅：（热菜，往锅里加东西）好在您过来了！坐下吧！我在这里给您盛饭吃，非常快。

伊戈尔：我不急，别担心！花结很适合您的脸色。不能不赞扬您的品位。

塔尼娅：（把盘子放到他面前）别转移话题！祝您好胃口！拌凉菜。饺子。再给您一块儿蛋糕。面包。黄油。奶酪。

伊戈尔：为什么把所有的东西都放到一个盘子里？不可以这样对我。

塔尼娅：盘子够大的。所有的东西都盛得好好的。

伊戈尔：为什么您让我在厨房里吃？这让我的自尊很受伤害！

塔尼娅：快点儿吃吧！

伊戈尔：您为什么老是催我呢？我让您搞得神经兮兮！

塔尼娅：我随时在担心您的胃炎。

伊戈尔：我的个性并非仅限于胃炎。顺便说一句，好吃。很久没吃过这么好吃的了。

塔尼娅：再盛一点儿？

伊戈尔：谢谢！暂时克制一下。不然在这里吃饱了，然后在那儿，在房间里，只能像傻瓜一样看着你们吃！

塔尼娅：您想让我怎么样？

伊戈尔：说实话？

塔尼娅：绝对的！

伊戈尔：啊，如果绝对说实话，我自己也不知道。

[ 电话响起来。

伊戈尔：就说我不在。

塔尼娅：怎么——已经往这里打电话找您了？

伊戈尔：怎么会，我只不过这么一说，以防万一。

塔尼娅：（对着话筒）请说。听出您了。根据叫声。伊戈尔？当然在这里。他还能在哪儿？（对伊戈尔说）您的猫咪。

伊戈尔：您的性格太糟糕了！

塔尼娅：老姑娘一向如此。

伊戈尔：（对着话筒）喂——喂？咕——咕！

塔尼娅：猫咪咕咕叫！生态完全被破坏了。

伊戈尔：今天？难说。可能……我尽量，不过……不，不，不要因我取消什么。你忙你的吧。我找时间给你打电话。再见！亲我的小刺猬！

塔尼娅：我提醒——这里不是电话亭，也不是热线。一句话，有人要给我来电话。

伊戈尔：再见，小兔子！不知道，今天能不能打电话。猫咪，明白吗，这里得排队……我是从自动电话打的。

塔尼娅：（给伊戈尔披上大衣）快去小老鼠那里吧！她一直等着您呢！而我这里有人要来。

伊戈尔：小刺猬，回头我再给你打。再见！（挂上话筒）这是谁要来您这里？新丈夫候选人？不过您妈妈已经对我恋恋不舍了！不能让她精神受刺激！而且很想知道——我哪一点儿不合适？比如说，您妈妈那里对我没有异议。而这一点要知道是最主要的！

塔尼娅：您想让我怎么样？马上有人来我这里！您在这里多余。您想怎么样？

伊戈尔：没什么特别的！我只是喜欢灯罩下的灯光，坐在桌前吃饭的感觉。您知道吗，厌倦了饭店，饭店……已经很久没谁像您妈妈这样让我开心了。您能想象得到吗，生活中我还从未做过女婿呢？！

塔尼娅：那您娶您的小刺猬啊！

伊戈尔：对她来说我太年轻了。

塔尼娅：您？对她？年轻？

伊戈尔：当然！我还能活二十多年。而她幻想的不是嫁出去，而是成为寡妇。

塔尼娅：那您为什么还需要她，如果您知道她是这样的话。

伊戈尔：怎么为什么？我毕竟还是男人吧！

塔尼娅：明白了！

伊戈尔：您刚才错误理解了我的意思。您想象一下，我们在班上。一个人说：“我在自己的吉普里昨天给一头小母牛安排了那样的采访……”另一个人说：“我昨天搞上了一个，并且我和她……”

塔尼娅：我明白了实质。

伊戈尔：对不起！可我怎么总是坐在那里沉默不语？

塔尼娅：谁妨碍您说了呢？您把一切突然想起来的都说出来吧。

伊戈尔：是吗？要知道这可是一个办法！

塔尼娅：如果您的同事讨论战争，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个人参加了作战。

伊戈尔：谢谢劝告！

塔尼娅：而现在，您走吧！

伊戈尔：这种情况下，我为什么要去别处呢？我最好坐在这里！

塔尼娅：您以为，私生活只有您一个人有吗？

伊戈尔：我呢，正好没有私生活。

塔尼娅：可我有啊！

伊戈尔：说吧，把您突然想起来的一切都说出来吧。

索菲娅：塔涅奇卡！我们吃晚饭吗？

塔尼娅：马上，马上，妈妈！

伊戈尔：我们这就把东西端过来，索菲娅·伊万诺夫娜！（问塔尼娅）端过去啊？（端起了一盘凉菜）

[ 响起了门铃声。]

塔尼娅：您快走！

伊戈尔：直接带着凉菜走？说什么呢？我是一个正派的人！

塔尼娅：把凉菜端进房间里。您自己别从房间里出来！

伊戈尔：是！

塔尼娅：您怎么还站在这儿？

伊戈尔：只不过好奇——谁来您这儿。

[ 门铃声。]

伊戈尔：您怎么不开门啊？不好意思让人家看见？顺便问一句，我应该如何自我介绍？您的未婚夫？假未婚夫？前未婚夫？我语无伦次了！我们商定一下！

[ 门铃声。]

伊戈尔：真执着！下定了决心要娶您。

塔尼娅：这是有事找我。来自社保。

伊戈尔：或许，我该调到社保去工作？我看，对他们的到访做足了准备！

[塔尼娅打开门。金娜仿佛脱了缰一般飞进房间里，尖声叫道：“好妈妈，亲爱的！是我，金娜，你的亲女儿，你的亲骨肉！我想死你了！”

伊戈尔：我死去的母亲常对我说：“你过于挑三拣四了，加利克！最后的收场是，一准会摊上一个女人抱着孩子来找你。”

索菲娅：塔尼娅！发生了什么事？什么喊声？

[金娜几乎撞倒了伊戈尔，又冲进房间，扑向索菲娅，搂住她的脖子。

金娜：外婆，亲爱的！终于见面了！

索菲娅：塔尼娅！快来救命啊！

塔尼娅：（推开金娜）别立刻这样！慢慢来！

金娜：（挣脱塔尼娅，重新搂住索菲娅的脖子）外婆！你感觉不出自己的亲骨肉？！

伊戈尔：（对塔尼娅问关于金娜）把这个亲骨肉从这里赶走？

塔尼娅：（又一次推开金娜）这是我女儿！您的外孙女，妈妈！

金娜：（扑向塔尼娅，搂住脖子）好妈妈！亲爱的！（搂住索菲娅的脖子）外婆！心爱的！

塔尼娅：（大叫）停止嚎叫！别再向任何人撒娇了！

索菲娅：（大叫）别冲着孩子喊！她是谁？我不明白！上帝啊，心跳得厉害。塔尼娅，别折磨我了。她是谁？

塔尼娅：你的亲外孙女！请原谅，我隐瞒了。

金娜：隐瞒了四十年。害怕你，外婆。害怕你会斥责。

索菲娅：你把她藏在哪儿了，塔尼娅？

金娜：她把我扔在了产院。别人收养了我。可他们自己还有七个孩子！而且他们自己还酗酒！我的生活状况就是这样！孤儿般的生活！母亲和外婆还都活着。（哭）

[停顿。

索菲娅：你能放弃自己的孩子，塔尼娅？

金娜：我个人不允许谴责我妈妈！

索菲娅：塔尼娅，难道这一切都是真的？

金娜：完全真实的。（猛地搂住索菲娅）外婆！对你看也看不够！你是我一首唱不完的歌！我亲爱的！

索菲娅：这是我的错。请原谅我，塔尼娅！（对金娜说）也请你原谅我！

金娜：得了，好外婆，没关系的，忘了吧。

索菲娅：可怜的女孩子们！你那么怕我吗，塔尼娅？难道我曾是那样一个怪物？对不起，我的孩子们！

塔尼娅：妈妈，放心，事实并非如此。我这就给你讲讲真实的情况。

金娜：不要！真实情况太痛苦！而且我已经长大了！现在解释谁之过和怎么办又能怎么样？！解释百年了，而一切还在原地踏步。

索菲娅：让我看看你！你叫什么名字？

金娜：金娜。

索菲娅：眼睛像塔尼娅的。而下巴像我的。对吧，塔尼娅？我的下巴！而眉毛像我死去的丈夫的！没活到今天，可怜的人！下巴像我的，而眉毛像他的。还是像我的？不，就像他的眉毛吧。

金娜：当然像他的！还能像谁的？外貌通常是隔辈遗传。

索菲娅：眼睛像塔尼娅的！额头也像塔尼娅。额头的表情。伊戈尔，你看这额头！

伊戈尔：我很兴奋看到额头。

索菲娅：可鼻子像谁呢？

伊戈尔：（对塔尼娅说）哪怕暗示一下鼻子！究竟像谁啊？

金娜：（问塔尼娅关于伊戈尔）这位是谁？您事先没有通知我！

伊戈尔：有什么必要？在本次生活节日上，我是一个偶然而多余的人。

索菲娅：伊戈尔，难道您因私生子要责怪塔尼娅吗？时间那么久了？！

伊戈尔：我又是谁啊，怎么会责怪塔尼娅什么呢？

索菲娅：怎么是谁啊？你们就快要结婚了！

伊戈尔：是的，我几乎准备娶一位向我保证她是老姑娘的女人。老姑娘——这既感人而又浪漫，既严厉而又无助。却突然事实表明，她四十年过着双重生活。小兔子和小刺猬倒更体面一些。她们刚开始一切就都清清楚楚。

金娜：他是谁？

塔尼娅：这位……这位……就是……

伊戈尔：我还是去出差吧。（对塔尼娅说）从冻土带给你们打电话。直接从雪堆里打。

金娜：他是谁？！

塔尼娅：你父亲。

金娜：（迅速扑向伊戈尔，搂住他的脖子）爸爸！（乐意地吻了又吻）爸

爸!!! 亲爱的! 瞧, 我和你找到了彼此! 我根本就没有怀疑过我有父亲! 我太高兴了! 我多么需要你!

伊戈尔: 不, 不, 别和我来这一套! 我不同意收养您!

索菲娅: 您拒绝亲生女儿? 我开始对您失望了, 伊戈尔!

伊戈尔: 我没有孩子。从未有过! 无论是女儿, 还是儿子。

索菲娅: 我的塔尼娅不会撒谎。您应该知道这件事的。

伊戈尔: 是的, 我注意到这一点了。(问金娜) 您多大了?

金娜: 不要问这个, 爸爸! (抽噎起来)

伊戈尔: (大叫) 多大了?

索菲娅: 别冲孩子喊! 你多大了, 孩子? 回答爸爸。别怕。

金娜: 四十。怎么了?

伊戈尔: 没什么! 只是与我没有关系! 四十年前我在服兵役, 在沃尔库塔郊区。离这里很远。

索菲娅: 而你呢, 塔涅奇卡, 四十年前……

塔尼娅: 在叶列茨工作。被分配去的。读完图书馆学院之后。

索菲娅: (问伊戈尔) 去过叶列茨吗?

伊戈尔: 从未去过。

塔尼娅: 我从叶列茨去过沃尔库塔。

索菲娅: 你? 从叶列茨去沃尔库塔? 为什么?

塔尼娅: 去旅游。

[ 停顿。]

索菲娅: 伊戈尔, 鼻子一定像您了。您仔细看看!

伊戈尔: (问塔尼娅) 您真的坚持认为, 她是我的女儿?

金娜: 有什么好担心的呢, 爸爸?! 您会有什么损失呢? 付抚养费已经晚了! 住房我有! 对您来说只有好处! 老年为期不远了! 却突然亲生女儿出现在您面前。有人可以给您端杯水。

索菲娅: 完全把孩子给搞晕了! 坐到我跟前来, 金诺奇卡! 给外婆讲一讲自己! 没有我们你是怎么生活的?

金娜: 难道这叫生活吗?! 父亲和母亲由于酩酊大醉被剥夺了父母的权利。

索菲娅: 哪个父亲和母亲?

金娜: 就是我碰到的那两个人。我根本不把他们当作父母。

塔尼娅: 为什么这样? 到底还抚养了你!

金娜: 谁抚养了? 在孤儿院里混了! 然后在集体宿舍里住!

伊戈尔: 我什么也不信!

索菲娅： 你知道，塔尼娅，你的女儿在遭罪，你却沉默？

金 娜： 她怎么会知道。我们在产院之后就立刻失去联系了。

伊戈尔： 那怎么找到的？

索菲娅： 我的天！确实，怎么找到的？

金 娜： 实在是偶然。就在昨天。

伊戈尔： 太震惊了！你们怎么认出彼此的呢？血脉的声音？

金 娜： （从自己的包里抖出婴儿服和连脚裤）看这个！

伊戈尔： 这是什么破烂儿？

金 娜： 我的嫁妆！我的婴儿服，连脚裤……（抽噎着）妈妈留给我的东西！

伊戈尔： 我不相信这种墨西哥影片！不相信！

金 娜： 请吧，专门给您看的。这角落里妈妈做的标记。看了这个您还不信？这太奇怪了！同意吧，外婆，真奇怪不相信！

索菲娅： 给我看看！（仔细看）是塔尼娅的笔迹。

伊戈尔： 您是聪明的女人，索菲娅·伊万诺夫娜！

索菲娅： 但这确实是塔尼娅的笔迹。尽管是绣出来的，有些难以辨认。

伊戈尔： （问塔尼娅）您抛弃孩子，还在尿布上作标记？

塔尼娅： 自然了。

伊戈尔： 您简直就是一只杜鹃啊！不过，我不信任任何人。

金 娜： 那么，我就知道了！怎么可以不相信！而且请不要和妈妈这样讲话！是的！！！血脉的声音！我个人早就注意到妈妈。知性的女人，面孔忧郁。常来我们蔬菜部这里买菜。有一次，我短了公家的钱。我在偏房里痛哭，而蔬菜部的门开着。我急需钱！而我们大家谁也没有！妈妈站在柜台前等着。我满面泪痕走出来，把所有的东西都扔到秤盘上面。而她小声对我说：“您需要多少？只是别哭，看在上帝的面儿上！”然后给了我钱，甚至连我的证件都没有看一眼。

伊戈尔： 什么我都不信！

金 娜： 您有什么权利？！她给了我钱，我以性命发誓——给了！

索菲娅： 可怜的孩子。受苦受难的人！总是一个人。

金 娜： 一个人。但我现在找到了妈妈和你，外婆。

索菲娅： 真诚！漂亮！为什么你没结婚呢？

金 娜： 婚你们知道我结过几次！仅正式就有五次。整个公民证都被搞脏了。

索菲娅： 也有孩子了？

金 娜： 这个真的没有。

索菲娅： 我们要搬到一起住。我们应该在一起。失去了多少时间！

金 娜： 我倒是很高兴，但我和你们实在是没什么好搬到一起的。你们这里简直就是蜗居，我是筒子楼里的陋室。

索菲娅：我们是一居室，你是一个房间。我们可以申请两居室。不要再和别人合住了！我们一起住！塔涅奇卡，把首饰盒递给我！

[塔尼娅把一个相当大的首饰盒递给母亲。

索菲娅：（当着金娜的面打开首饰盒）看，外孙女！

金娜：（拍着手）这可是真正的博物馆！特列季亚科夫画廊！

伊戈尔：（看着）好家伙！您这是从哪里搞到的？

索菲娅：（展示）镶有大小不同珍珠的冠状头饰。钻石项链。而这个是孔雀石项链。这是石榴石项链和手链。蓝宝石戒指。全部都是赤金的。

金娜：宝藏！！！抢劫了博物馆，还是怎么？

索菲娅：祖传的珠宝。只传给女的。

金娜：所有这些都是您妈妈传给您的？

索菲娅：我的妈妈，你的曾外祖母，是位学者。她甚至还得过斯大林奖。不过珠宝当然不是她的。用斯大林奖是买不到这样的东西！

金娜：就是说，珠宝是这位学者的妈妈传给她的？

索菲娅：她的妈妈，我的外祖母，你的曾曾外祖母，是革命者，堂而皇之地参加过“民意党”。

金娜：用党的钱添置了这些珠宝！曾曾外祖母好样的！没错过机会！

索菲娅：你说什么呢？党哪里会有那么多的资金？

金娜：那么是谁的珠宝呢？谁搞到的呢？

索菲娅：我的曾外祖母是个特别时髦的人。非常喜欢珠宝，买了一辈子。

金娜：您的曾外祖母是谁？大概是沙皇时期的贵族吧？

索菲娅：差不多。曾外祖母是位女奴。

金娜：女奴？！……就是说，您的外祖母为您的曾外祖母的自由而战？

索菲娅：似乎是。曾外祖母是女奴，而她的女儿，我的外祖母是女革命家。

金娜：而您的外祖母问过您的曾外祖母——她是否需要这样的自由吗？

伊戈尔：绝对好问而机敏的孩子。

金娜：那么这些珠宝现在是您的了？

索菲娅：不。这些珠宝现在是你的了。拿去并要爱惜它们！你，外孙女，就是我的快乐，我的喜悦！对塔涅奇卡来说也是无比的快乐，无比的喜悦！谢天谢地，我们的珠宝有人可传了！我会因你幸福地死去。

金娜：外婆，你快别说这个！要活着！

塔尼娅：把首饰盒给我，妈妈！我把它放回去。让它放着。金娜将会知道，这些珠宝都是她的。她会来我们这里看它们。

索菲娅：为什么要那么麻烦？让她拿走！让一切都在她那儿放着。一旦她突然

想起来戴什么呢？把它们拿走，金诺奇卡！你是我最贵重的珠宝。

金娜：外婆，你怎么，准备把这一切都送给我？

索菲娅：已经送给你了。不送给你还能给谁？

金娜：这可是皇家的珠宝啊！这是非常多的钱啊，这能买几台汽车呢！

索菲娅：可我们送的又不是初次见面的人，而是唯一的女儿和外孙女。

金娜：哦！！！（搂住索菲娅的脖子）外婆，我最心爱的人！！！谢谢！！！（搂住塔尼娅的脖子）妈妈！唯一的！！！谢谢，你找到了我！（扑向伊戈尔，搂住脖子）谢谢，爸爸！亲爱的！

伊戈尔：别动我！您没什么可谢我的！

金娜：我带走这些珠宝，会想起你们大家的。

索菲娅：为什么要想起我？趁我还活着，我想和你住在一起！因为我有一种预感，我还剩下一两个月的时间……

金娜：这是自然！可现在我得走了。（痉挛般地把首饰盒塞进自己的包里）我得早起，总之还有其他的事情。

索菲娅：你不在我们这里过夜，金诺奇卡？

金娜：一定！下一次。今天我已经傻了。或许，睡在这里？

塔尼娅：珠宝当然是你的。但最好把它们放在我们这里。夜间带着装有珍宝的包走在莫斯科街头是很危险的。

金娜：大家看看我！哪个傻瓜会贪财抢我啊？！外婆！妈妈！爸爸！大家再见！

索菲娅：（给金娜画十字）上帝，祝福并保佑我的快乐！

金娜：（急忙朝门走去）谢谢大家！谢谢一切！这一天我永远不会忘记！

塔尼娅：（紧跟着她）别这么着急！小心楼梯！邻居家的小男孩总是吃了香蕉把皮扔到地上。

金娜：我不怕香蕉！我的工作就是和香蕉打交道！再见！

[伊戈尔走出房间。]

伊戈尔：您哪怕现在给我做出点儿解释！

塔尼娅：（塞给他大衣）您是谁啊，要我给您做解释或者在您面前证明我是清白的？晚安！

伊戈尔：发生了这一切之后，您就这么简单地赶我走？

塔尼娅：这一切是什么？一场业余小剧罢了。

伊戈尔：如果是四十年前我知道我有个女儿，日后人们会如此待她的话，我会带她走的。

塔尼娅：用衣襟包着金娜送给您妈妈？

伊戈尔：金诺奇卡就会在我家长大，大家都会爱她，关心她。我妈妈会更长寿一些。

[电话响起来。]

塔尼娅：找您的！

伊戈尔：我不在。

塔尼娅：您自己说吧！

伊戈尔：（对着话筒）喂？你怎么这么和我说话？我女儿的年龄比你大一倍。再也不要往这里打电话了！这里住着我的岳母，女儿……不是，她不是我妻子。是的，有岳母、女儿，但她不是我妻子！什么，我撒谎？是的，偶然来到这里。昨天——是偶然的。今天已经不是偶然的了！是的，说来话长。再也别打电话了！（挂上电话）改变过去不可能了。不过可以根据过去来理顺今天。使借方和贷方结合起来。

塔尼娅：然后做出总结。

伊戈尔：由于我们的过错和我们的不负责任，女孩子的生活被毁了。我个人准备牺牲自己来救赎过去。

塔尼娅：您这是什么意思——牺牲？

伊戈尔：直义啊。

塔尼娅：您别吓唬我！

伊戈尔：我认为，如果我们结婚，我们再也不会发生任何这种可怕的事情。

塔尼娅：值得冒险吗？

伊戈尔：不能只考虑自己！反正某个时候也得建立家庭。您、您妈妈、我们的女儿和我——我们大家分开要糟糕得多。

塔尼娅：您确信？

伊戈尔：我开始，开始想起您来了！别生气啊！无论如何，四十年已经过去了！

塔尼娅：我和您生活中初次相遇就在昨天！我从未去过沃尔库塔！我也没有生过孩子！金娜——就是拐角处蔬菜市场的售货员。我甚至不知道她的电话号码，不知道她姓什么。

伊戈尔：您把我当傻瓜了？姓什么您不知道，就把祖传的珠宝送出去了？！还是珠宝是假的？您这里一切都是假的？

塔尼娅：珠宝是真的，生活也是真的！只有女儿是假的。我妈妈快要去世了。我会去做任何事情，只要她走的幸福！

伊戈尔：（大叫）金娜是我的女儿不是？！

塔尼娅：别在这里喊！

伊戈尔：（低声地）是我的女儿，还是不是？

塔尼娅：当然不是。

伊戈尔： 那她是我的什么人？

塔尼娅： 什么也不是。她不是您的谁。我的妈妈对您来说也谁都不是。我也是。

伊戈尔： 您真是怪物！残酷冷漠的女人！我把您从我的记忆里抹去。

塔尼娅： 我不把我的圈子强加于您，也不留您。

伊戈尔： 不留？您难道能明白，这两天夜里我经历了什么？您认为，我现在走出这座房子就会把一切从脑海中删除？

塔尼娅： 那么您知道，我不能让您住在这里。

[ 伊戈尔打了她一个耳光，离开。

[ 电话响起来。

塔尼娅：（对着话筒）请说！（听着）现在您听我说！我六十岁，身上有着所有接踵而至的各种零部件，而且我是个老姑娘。有爱开玩笑的愚蠢习惯。伊戈尔任何时候都不会再来这里了。这里也没有什么岳母，更没有什么女儿！这里甚至连祖传的珠宝都再也不会有了！我不是他妻子。对，不是妻子。不是妻子！！是的，他求过婚。我拒绝了。是的。拒绝了！拒绝了！！因为不爱他！您也不爱他？结果是，谁也不爱他？遗憾！他值得爱。瞧，我和您聊得真好。常来电话，当然，来电话！很少有人给我打电话。（放下话筒）打了我一个耳光！（抚摸自己的脸颊，幸福地回忆起这一记耳光）他认为我是女人。作为一个女人，一个女儿，或是就简单的一个十足的傻瓜，我是不幸的。天啊，做一个不幸的女人是多么令人愉快！我有多久没有这样不幸了！（在走廊里转着圈，不停地幸福地说着）上帝啊，我是多么不幸啊！我是多么绝望的不幸啊！

索菲娅：（从房间里）塔尼娅！你在哪里？去哪里了？我是多么幸福！多么幸福！

[ 第二幕幕落。

### 第三幕

[ 一周后。节日的二人餐桌。桌子上摆放着玫瑰。收音机开着，播放着除夕节目。打扮一新的索菲娅坐在桌子旁。塔尼娅几乎没打扮，装饰圣诞树。

索菲娅： 伊戈尔今天来电话了吗？

塔尼娅：还没有。

索菲娅：昨天来了吗？

塔尼娅：妈妈，你已经问几遍了。我已经回答几遍了。伊戈尔每天都来电话。

索菲娅：说什么了？

塔尼娅：说他爱着呢。

索菲娅：爱谁啊？

塔尼娅：爱我们。

索菲娅：再详细一些呢？

塔尼娅：担心。

索菲娅：担心什么？

塔尼娅：你的心情。你的健康。

索菲娅：你和他从来只说我的事？

塔尼娅：不只是。

索菲娅：他爱你吗？

塔尼娅：当然。

索菲娅：你爱他吗？

塔尼娅：自然。

索菲娅：这一切我都不喜欢。

塔尼娅：我认为，一切都很好。

索菲娅：金娜去哪儿了？

塔尼娅：我和你说过了——生病。

索菲娅：什么病？

塔尼娅：我和你说过了——有些伤风。

索菲娅：这不能让我满意。你怎么那么平静地对待这事。因为你没带过她。一开始任何病看起来都无所谓。但最终什么都可能导致。孩子就需要高度警惕。

塔尼娅：金娜——早就不是孩子了。

索菲娅：对我来说她永远是孩子。

塔尼娅：没有理由担惊受怕。轻微的感冒。

索菲娅：那么，你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你哪怕给我解释一下？

塔尼娅：我一切正常。你喜欢圣诞树吧？（熄灭了屋顶的灯，打开了一串串小灯）我觉得很美。喜欢吗，妈妈？

索菲娅：我总之什么都不喜欢！塔尼娅，你以为，我不明白，你怎么回事啊？我知道，你正因为什么事伤心呢。我全都知道，塔尼娅。你对我不诚实。我对此很生气！你为什么对我撒谎？难道我该受这个吗？

塔尼娅：你什么都猜到了，妈妈？

索菲娅：盲人都看得出。金娜不会和我们一起过新年！那又怎么样？我们不能自私！别重蹈我的覆辙，塔尼亚！金娜有自己年轻人的圈子。我们祝愿她快乐！并祝愿她生活中发生幸福的事！一切顺利。她会是你的好女儿，塔涅奇卡，当她对你更了解之后。你看着吧！

塔尼亚：（拥抱索菲娅）我爱你，妈妈！

索菲娅：那就快点儿离开我！听见没？马上离开！别再和我拌嘴了！

塔尼亚：离开？我？去哪儿？为什么？

索菲娅：去找伊戈尔！新年你应该和他一起过。

塔尼亚：我不想！

索菲娅：别撒谎！你特别想！只不过舍不得扔下我一个人。而我要求你这么  
做！我有权利！！

塔尼亚：这不可能，妈妈！

索菲娅：塔涅奇卡，乖女儿，我用尽全力求你了！走吧！！我一个人待着很好。我特别想让你和伊戈尔一起过新年。

塔尼亚：妈妈，我永远不会扔下你一个人。

索菲娅：你想让我过不好这个节？想让我一夜都因你而痛苦和伤心？而且心想：我们坐在这里，伊戈尔突然在那里招待另一个女人呢？新年总会有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。我受不了这个，塔涅奇卡！如果他抛弃了我们……快去他那儿！只有你走了，我才能过上一个真正的幸福的节日！我会想象，你们坐在一起，跳舞，笑啊，沉默不语……为幸福我只要做一件事——就是让你走。

塔尼亚：黑了已经！我怎么能走到？

索菲娅：总是围着妈妈转的人，都傻死了。叫出租车啊！

塔尼亚：新年夜里哪里来的出租车啊？需要提前预定的。

索菲娅：小事儿！才九点！你来得及坐公交车！

塔尼亚：外面漆黑一片，潮湿寒冷。

索菲娅：街上匆忙赶路的人沉浸于节日即将来临的喜悦中。人们友善而快乐。泥泞？只在脚下！而从上面飘落着轻盈的白色雪花！相信我——你只要走出家门，你的心情立刻就变了。

塔尼亚：我感到发冷。我大概生病了。

索菲娅：裹得暖和一些。

塔尼亚：我哪里也不想去，妈妈！

索菲娅：那你为我这样做吧，塔尼亚！

塔尼亚：那你一个人在这里怎么办？

索菲娅：一个人？（笑）胡说八道！所有我爱的人都将和我在一起！

塔尼亚：好。我让步。

索菲娅：快一点儿，塔涅奇卡！

[塔尼娅走出房间，穿上大衣，返回房间。]

塔尼娅：我准备好了。

索菲娅：礼物呢？给伊戈尔的礼物呢？这是新年！

塔尼娅：当然，当然，我顺路买点儿什么。

索菲娅：怎么能买点儿什么？给伊戈尔买一点儿什么能行吗？

塔尼娅：别担心，妈妈！我想一下！

索菲娅：我已经想出来了！（神秘地）我注意到了。当伊戈尔第一次离开我们时，他突然发了疯似的跑近狄更斯的画像，用火热的眼神定睛地看着他。这不是没有原因的！大概，伊戈尔，像我和你一样，崇拜狄更斯！把我们的十卷本送给他！

塔尼娅：那我和你没有“狄更斯”怎么办？

索菲娅：你的狄更斯还能离开你跑到哪儿去？和伊戈尔结婚，狄更斯重新又会回到书架上。

塔尼娅：我不能现在拖着十卷本吧！

索菲娅：它们没有那么沉！求你了，塔涅奇卡，别犯懒！这个礼物一定是奇妙的，它会给伊戈尔很多暗示。

[塔尼娅往包里装“狄更斯”。]

索菲娅：过来！吻你一下！（塔尼娅走近）为什么那么一副闷闷不乐的样子？笑一下！快点儿啊！这就对了！另一回事儿了！我因你离开我去过这个新年之夜而感到幸福！（吻她）

塔尼娅：我也祝你幸福、健康、长寿！

索菲娅：我不能拖很长时间了！顶多一年。

塔尼娅：我留下陪你，妈妈。

索菲娅：我不许你这样做！转达对伊戈尔的问候！

[塔尼娅离开自己的家。一楼单元入口处，每一家房门里传来的音响，混合成不和谐的音调，回响着欢快的旋律。塔尼娅把包放到门边，坐到上面，靠墙坐着。她们家里响起了电话铃声。塔尼娅跳起来，仔细听，着急，但没敢回去。房间里的索菲娅也听着电话铃声。]

索菲娅：（自言自语）伊戈廖科打来的电话……或者金诺奇卡……而塔涅奇

卡不在家。(哎呀,啊呀,使足力气,站起身来,然后——扶着墙,扶着墙,一路扶着东西,边往电话方向走边说)马上,伊戈廖科,马上……马上,金诺奇卡,我心爱的外孙女!(正好走到电话旁,电话不响了)咳,再响一次啊!再响一次!瞧,我已经走到了!再拨一次啊!这又不难!我真没用!(坐到电话旁的椅子上)

[塔尼娅也听到电话不响了。重新坐到包上,从包里拿出书。

塔尼娅: 162页。(打开,试图读书)“这里还来过纽曼,那样的沉静,同时高兴得忘乎所以,还有一对孪生兄弟来过这里,他们赞叹不已,交流愉悦的眼神,致使站在主人椅子后面的老仆人呆住了,环顾桌子,感到泪水模糊了自己的双眼。”(痛哭)

[当她读着小说,泪洒书页之时,开始由远及近,传来了越来越响的不和谐的敲击声。最后,楼梯拐角的平台上出现了拄着拐杖的圣诞老人,肩上背着一个口袋。口袋里露出圣诞树。

塔尼娅: (跳起来)别靠近!我喊人了!

圣诞老人: (金娜的声音)新年快乐!(向塔尼娅撒了一把彩纸屑)新年幸福!被从家里赶出来了,还是怎么?是由于我吗?您别怕!认不出了?是我,金娜!您的女儿!想起来了?我想去你们那里。新年!不会被赶出来的——我想。看得出,您自己却被赶出来了。还带着东西!

塔尼娅: 金娜?!是你?!

金娜: 怎么,您真的以为是圣诞老人了?

塔尼娅: 金娜!!!太棒了!我太高兴了!您这一切设计得太巧妙了!太可笑了——还拄着拐杖!新年快乐!新年幸福!(扯着金娜)真正的圣诞老人!圣诞老人最后一次到我们家做客还是半个世纪前呢!真正的!(转着,扯着金娜)真的!

金娜: 轻点儿,轻点儿!拐杖也是真的!

塔尼娅: 我也有一副拐杖!(弯曲着双腿装模作样走两下)我们两个残疾人!(笑着,拉着金娜)

金娜: 小心!哎呀,不要啊!哎呀,放手!我要倒了!!!我不能这样!拐杖是真的!我以健康发誓!(倒在塔尼娅身上)

塔尼娅: (扶住她,惊慌失措)真的拐杖?您怎么了,金娜?

金娜: 上帝惩罚的。

塔尼娅: 再具体一些呢?

- 金娜：我说是上帝惩罚的。
- 塔尼娅：怎么——亲自现身而且惩罚了？
- 金娜：不是亲自。是交给那个吃香蕉之后扔皮的小男孩。上帝替你们惩罚了我。请原谅我，塔尼娅！
- 塔尼娅：我不明白，金娜，什么也不明白。
- 金娜：我当时拿走了你们的珠宝就吓傻了。瞧，我想，一辈子都有保障了！再也不会去她们——意思是你们——那里一步！她们还会变卦的！于是沿着楼梯发了疯地逃离你们。怕你们喊我回去，夺走珠宝！而在楼下却滑了一跤。每条腿上都有一处骨折。以前，如果偷盗的话，砍断双手，而现在看来，上帝开始惩罚腿了。你们的珠宝我给带回来了。以前来不了，两腿向上躺了一段时间。塔尼娅，请您原谅我！我的父母，说实话，总是看不上我。苹果都不给买！而你们马上“砰”的一声——祖传的珠宝给心爱的金诺奇卡！任何人脑袋都会晕的！我请求您什么时候把这些珠宝借给我一天，我全身戴满了，站到我们的蔬菜部。我们所有人员肯定全傻。主任嫉妒得眼睛都得斜！
- 塔尼娅：太高兴了，你来了！你太聪明了！（拥抱她，吻她）我们回家！让外婆高兴一下！上帝啊！什么外婆啊？！我搞什么名堂？！我简直就是疯了！我都六十了，还搞什么名堂？
- 金娜：六十？连最邪恶的敌人都不会觉得您过了五十……七。我们主任五十五。尽管她撒谎，说她五十二！而她却有三个情人！不信？我以健康发誓！三个！我不是安慰您！我认识所有这三个人本人。我们的装卸工格里什卡——这是一！只要一喝多，自己就乱说他是主任的情夫。然后是一个退休的老头儿开着车来接她，残疾人开的车。还有稽查员！啊，这后一个只在有检查时才行动。就从外貌来说，她远不如您。六十岁！您现在就该尽情狂欢！尽情狂欢！正是时候！
- 塔尼娅：（笑）哎呀，我遇到您多幸运呀，金娜，哎呀，您太好了！
- 金娜：我？！好？是您好啊！是我遇到您幸运啊！我可以和您商量关于生活的事！哎呀，应该怎样生活！简直就是发光！
- 塔尼娅：我们谈谈。有一夜的时间呢。那怎么办，我们一起上去承认？不然的话，我撒谎撒得脑袋都晕了。
- 金娜：承认？！您怎么回事儿？您想过节时把您妈妈送往另一个世界？怎么，对您来说，真相高于生活？您妈妈完全是个孩子！那些您付给我撒谎的钱，我还不了了——全都花光了！
- 塔尼娅：别担心钱，这不重要。
- 金娜：你们真是圣洁的人！钱不重要！祖传的珠宝——那，给你，金诺奇卡，一定要拿着！

塔尼娅：她以为您是她的外孙女。

金娜：而我的祖辈也知道我是他们的女儿。我看见他们什么了？一辈子连脑袋都没有抚摸过！（痛哭）别让我失去外婆，塔尼娅！她是我唯一的！我再也没有亲人了！只有她！！

塔尼娅：那么就以“你”相称吧！别出错了！和妈妈也称“你”。记住了？

金娜：太轻松了。发自内心。

塔尼娅：我们要挺住！回家？

金娜：前进！进攻！！

[两人打开门，没看见走廊里的索菲娅，径直走进房间里。]

塔尼娅：（隆重而豪迈地）妈妈！看，我们有多大的喜事！（突然想起来）妈妈！她哪儿去了？

金娜：或许，有事出去了？

塔尼娅：妈妈十年不能走了。

金娜：被人偷走了！现在这个时代——谁都偷！

塔尼娅：我没离开过大门啊。

金娜：她活着被请进了天堂！在她给了我祖传的珠宝之后，我对什么都不会吃惊了。

塔尼娅：（绝望地）妈妈！！

索菲娅：（喊）塔尼娅！你在哪儿？！发生什么事了？你和谁在一起？

塔尼娅：（扑向母亲）妈妈！你怎么在这儿？你都好吧？

索菲娅：（问跟在塔尼娅身后一瘸一拐的金娜）这是谁啊？

金娜：我是来自森林的严寒老人！长着银胡子！与平时一样，健康而快乐！新年好，孩子们！！

塔尼娅：别害怕，妈妈！这是我们的金诺奇卡！想给我们惊喜！

索菲娅：外孙女！

金娜：我是快乐的圣诞老人，我给大家带来了礼物。

索菲娅：聪明的孩子！这一切设计得太巧妙了！拄着拐杖的圣诞老人。太可笑了。从未见过这样的。这意味着什么？

金娜：这意味着双腿上都有骨折。

索菲娅：（对塔尼娅说）你还和我争！轻微的伤风！不危险，不危险！你看见了吧现在，多大的麻烦事儿？！

塔尼娅：你得回房间，妈妈！

索菲娅：这就回！我自己会完美地到达！

塔尼娅：扶着我！

索菲娅：可以不用依靠了！但是你，塔尼亚，要保护好我。而你呢，金诺奇卡，靠边一点儿，可别让我碰伤了你。

[金娜进到房间里，安放她带来的圣诞树，在树下摆上装在五颜六色包装纸里的礼物。与此同时，索菲娅扶着墙慢慢地向房间里挪动。

塔尼亚：小心，妈妈！

索菲娅：当然！现在，当幸福平静的生活刚刚开始的时候，无论如何也不能跌倒！

塔尼亚：妈妈，最好扶着我。

索菲娅：不用。我要习惯。我再也没有机会久坐了。在这样一个家庭里！多少操心事啊！

金娜：（在房间里迎接她们）我的礼物对大家来说既快乐又明亮！

塔尼亚：坐下，坐下，妈妈！

索菲娅：我坐一会儿，然后还得去别的地方。怎么说也是新年！

金娜：给你，外婆，相机！

索菲娅：相机？给我？！

金娜：我们将互相拍照！创建家庭影集。

索菲娅：我年轻时照过，而现在生疏了。

金娜：我教给你！你一切都会想起来的！还有一晚上的时间呢！你呢，妈妈，瞧！（递给塔尼亚一件溢彩流光的开口很大的连衣裙）求你，穿上吧！把这些祖传的珠宝多戴上些。我把你给的所有的钱都花在了连衣裙上。

塔尼亚：谢谢，金诺奇卡！怕是我太老了，不能穿这样的连衣裙。

索菲娅：老了——就给孩子。让她穿！

金娜：穿上，妈妈！你穿上它立刻就年轻了。

索菲娅：别争了，塔吉娅娜，穿上吧！反正谁也看不见你穿它。

塔尼亚：我穿。（拿起衣服走了）

金娜：我们来装扮第二棵圣诞树！节日越多越好。三个人一起坐坐多好。（装扮完圣诞树）

索菲娅：（仔细看着相机）是的，年轻时有过很多故事的！迷恋过这个。还给你外公照过相呢。

金娜：（漫不经心地）哪一个外公？

索菲娅：你外公噢！还能哪一个？我们家有很多他的照片。可怜的人，没有活到今天！没看见你！这个技术上几乎没有发生什么变化。世界总之变化很慢。那样的感情，那样的快乐，一百年前、两百年前、一千年前

就已经有过。活了一辈子，我是这样认为的。（朝金娜“咔嚓”照一下，由于闪光灯“哎呀”一声）哎呀！

金娜：别怕，外婆！这是闪光灯。你干吗给我拍了一张带胡子的照片？

[塔尼娅走进来，穿着新连衣裙，漂亮的高跟鞋，戴着珠宝。

金娜：上帝啊，看她！天鹅公主！铜山女主人！孔雀石锦盒！

索菲娅：而伊戈尔来吗？

塔尼娅：会打电话来的。

金娜：妈妈，你就这样来我们蔬菜市场！我就随便和我们主任一说：“这是我妈妈！跑来买胡萝卜。准备给我做红菜汤！”

塔尼娅：（严肃地说）我一定去。谢谢。

索菲娅：（比量着准备拍照）再往左边站一点儿，塔尼娅，在圣诞树之间！让两棵圣诞树都能照上。我们给亲戚们寄去！金娜，靠近妈妈一点儿！给塔尼娅一个人照没意思。

金娜：只是要把胡子摘下来。

索菲娅：带胡子的要照，不带胡子的也要照！笑，塔尼娅，笑啊！不然你的眼睛就那么干瞪着，好像你发生了什么不同寻常的事。请原谅！（“咔嚓”照一下）照好了！而现在，塔尼娅，快点儿走吧！不然新年马上就到了！

金娜：外婆，你为什么赶妈妈走呢？去哪儿？

索菲娅：去你爸爸那儿！去伊戈尔那儿。我和你，金诺奇卡，我们将两个人尽情欢乐。一切进展得多么顺利！

塔尼娅：我去哪儿都来不及了！新年马上就到了！

索菲娅：那就更别拖延时间了！跑步离开！快跑！快跑！

金娜：去追男人——这是最糟糕没有的事了，外婆！你追他，他却躲着你！最好躲着他。那时他反过来追你！他们的反射就是这样的！他们没有错。可能，他们自己也不开心。

索菲娅：大人说话时，你别插嘴！去他那儿吧，塔尼娅，去吧！别替我们担心。

塔尼娅：好的，妈妈！

索菲娅：别忘了“狄更斯”！

[塔尼娅拿起包向走廊走去。电话铃响了。

塔尼娅：（抓起话筒，高兴地，满怀希望地）喂！是我！！！（失望地）您好，小刺猬！谢谢！也祝您新年快乐！转达问候？难道伊戈尔不在您那

里？不在，转达不了问候。不在，他自然不在这里。不，不会来这里。确信！所以，如果他去您那里，请向他转达我们的祝贺。不，他肯定不能来我这里。是的，我确信。再见！

索菲娅：塔尼娅！你还没走啊？

塔尼娅：（返回房间）还没呢，妈妈！（满怀希望地）怎么，你想和我一起过新年？

索菲娅：无论如何也不行！我着急，你到现在还不走。快走吧！

金娜：这是个错误，外婆！致命的错误！！

索菲娅：别掺合！

金娜：我不能对我妈妈的命运无动于衷。

塔尼娅：别争了！最好尽情享乐！（吻母亲）祝你健康，妈妈！幸福！长长的寿命！

索菲娅：什么长长的？剩下一两年了，不会再多。

塔尼娅：（吻金娜）谢谢你能来！祝你幸福！

金娜：（把塔尼娅送到门口）别走的太远！就站在那里！

索菲娅：礼物，礼物别忘了！

[塔尼娅走到楼梯间，坐在那里。]

48

金娜：那好吧，外婆，应该告别旧的一年！

索菲娅：我们要尽兴狂欢！今天要喝个够！来，给我量出伏特加酒……二十滴！直接倒到果汁饮料里。

[金娜给自己和索菲娅准备酒水。]

索菲娅：（不安地）你是不是给自己倒得太多了，外孙女？

金娜：您别担心——酒水够了！我自己还随身带了好多！

索菲娅：你很能喝？

金娜：一般来说，我本人是不喝酒的。但现在得喝！为旧的一年！它真该死！去它的！乌拉！！！万岁！

[干了。]

金娜：我马上把伏特加拿走！免得你担心！（带着酒和杯子来到楼梯间）你在这里怎么样，妈妈？

塔尼娅：谢谢。完全不错。有点儿孤单。但思想上我和你们在一起。

金 娜： 我们来告别旧的一年！拿着！（给她杯子）  
塔尼娅： 哎呀，我们怎么，要像酒鬼一样，在楼梯间里喝？  
金 娜： 但是得喝吧！在楼梯间里喝总比一点儿不喝好！这是有目共睹的！  
塔尼娅： 没有下酒菜？  
金 娜： 不能一下子都齐全了！主要的是——喝！下酒菜我会慢慢拿来。为旧的一年干杯！它真该死！需要谈谈……妈妈！万岁！不要小口喝！这样醉得快，而我们要喝一夜呢。你就会戴满钻石醉倒在楼梯间。我们再干一杯！不然我不知道，下一次什么时候能有机会溜出来。  
塔尼娅： 哎呀，我已经喝多了，金娜。  
金 娜： 你在这里就应该喝酒。不然会冻感冒的。闭上眼睛，别看它，堵上鼻子喝！

[塔尼娅闭上眼睛，不很果断地，慢慢地喝。]

金 娜： 我怀孕了。却没有过丈夫，现在也没有，也不见得会有。我自己四十了！怎么办？你别睁开眼睛，别中断——喝，喝！

[身穿圣诞老人服装的伊戈尔走近，背上背着圣诞树。]

49

塔尼娅：（喝完了，睁开眼睛）喝得还不算很多，圣诞老人已经是两个了！  
金 娜： 同事来了。我们再给自己各倒上一杯，而你（对伊戈尔说）对着瓶子喝。  
塔尼娅： 我沦落了。在单元门口和不认识的人，组成三人帮，就能慢慢地喝。（问金娜关于伊戈尔）你哪怕认识他？  
金 娜： 这个人吗？当然！  
塔尼娅： 他是谁啊？  
金 娜： 圣诞老人。  
塔尼娅： 明白了！为旧的一年干杯！

[碰杯，干了。]

金 娜：（对伊戈尔说）请允许扯一片枫树叶？（对塔尼娅说）妈妈，闻一闻枫树，不然你会醉的！

[房间里。]

索菲娅：（从扶手椅里站起身来，朝房门挪动）金娜！金娜！！去哪儿了？！  
金娜：叫我了！别想我！我马上带着香槟来见您！（抓起索菲娅，把她带到了桌子前）外婆，你今天怎么跑来跑去？自己静静地坐了十年，而现在却突然到处跑开了？  
索菲娅：你去哪儿了？我担心了。  
金娜：去厕所了。  
索菲娅：厕所在另一面！  
金娜：我到外面去了！习惯了在自己的茅厕里。在城里住了二十五年，还是不能改变习惯——真糟糕透了。

[ 楼梯间。]

伊戈尔：您准备在这里迎接新年？  
塔尼娅：是的。怎么了？为什么这让您奇怪？  
伊戈尔：不，不，没什么。原则上我也喜欢这里。我可以和您一起迎接新年吗？  
塔尼娅：我为什么需要两个圣诞老人？我有两个，或许别的地方就少了一个。  
伊戈尔：明白了。我走。玩笑失败了。（扯下了帽子、眉毛、小胡子、大胡子，只剩下红鼻子）  
塔尼娅：您怎么在这里给我表演脱衣舞？本来是圣诞老人，现在成了小丑。  
伊戈尔：我是来向您道歉的。别担心，我马上就走。（摘下鼻子）  
塔尼娅：完全脱光了！本来是小丑——变成了伊戈尔！  
伊戈尔：我对不起您。  
塔尼娅：（笑）您说的是耳光吗？不用道歉！（大笑）在您之前谁也没打过我耳光！您的耳光——是我最美好的回忆！您为什么这么定睛看着我？您以为，我喝醉了？那又怎么样？现在是新年！反正您都要谴责，是吧？  
伊戈尔：我赞美！您美得令人惊叹！我以为，我从来不会发生这样的事！  
塔尼娅：是吗？小刺猬转达对您的问候。顺便说一句，这位小老鼠等您呢。  
伊戈尔：您暗示我该走了？  
塔尼娅：类似的暗示我甚至都没有想过。只不过请求转达对您的问候。我就转达了。  
伊戈尔：我给您带来了礼物。  
塔尼娅：我也有礼物给您！（用脚踢包）看。在这里。我醉得不行！如果俯身去拿礼物，就会跌倒。您自己拿吧！  
伊戈尔：稍晚一些。现在请您把您的手递给我！右手。  
塔尼娅：无论如何也不给！（递出手）哎呀！（抽回来）这原来是左手。马上

算出右手。那，右手。但是您检验一下，真的是右手吗？我可能会出错。心脏在哪儿？心脏在这儿。瞧，右手确定下来了。您要干什么？哎呀！戒指！

伊戈尔： 我很紧张——一旦戒指您戴着不合适或者不喜欢呢？

塔尼娅： 为什么这个不合适？合适！也喜欢！

[伊戈尔俯身吻她。

塔尼娅： 哎呀，您怎么了？

伊戈尔： （笑）我一切很好！

[听见自鸣钟的钟声。

伊戈尔： 新年快乐！新年幸福！

塔尼娅： 您别总分心！

[伊戈尔几乎已经吻到了塔尼娅，突然金娜拿着香槟和杯子出现了。

金娜： 新年快乐！新年幸福！不打扰了！香槟够三个人喝的了，我回外婆那儿！哎呀！原来这是爸爸！新年快乐，爸爸！新年幸福！为什么要站在这儿呢？新年——就是家庭节日！它该在家里迎接，而不是在单元门口！

塔尼娅： 真的，您为什么站在这里？

伊戈尔： 站了一会儿，而现在接着走！

塔尼娅： 那我们进家吧！

伊戈尔： 您是邀请吗？

塔尼娅： 拿着包！里面有给您的礼物！

伊戈尔： 太沉了！可以看一眼吗？

塔尼娅： 当然了！

金娜： （往包里看了一眼）什么人啊！准备把一切都送出去！准备把家里的一切都拿出去！

伊戈尔： （看）哦，上帝！现在又是狄更斯！

塔尼娅： 我、妈妈……还有金诺奇卡送给您的。

[房间里。

索菲娅：（又企图起身）金娜！金娜！你老是往哪儿跑啊？厕所在左边！

金娜：（跑近）总是奔向你，外婆！（搂住索菲娅，让她坐到扶手椅里）刚开始不能跳得那么多，外婆！要为我们保重你自己！

[伊戈尔重新穿上了自己的服装，以背着圣诞树和包裹的圣诞老人的形象站在索菲娅眼前。

索菲娅：三棵圣诞树和两个圣诞老人！（咔嚓照一下）亲戚们一定会惊呆了！

[伊戈尔安放圣诞树。金娜开始快速装扮它，其中也包括用祖传的珠宝。伊戈尔把“狄更斯”放到书架上。

索菲娅：我和你说了关于“狄更斯”了吧，塔尼娅？（不停地拍照）啊，顺便说一句，你在这儿干什么，塔尼娅？你把什么忘在这儿了？你应该在哪儿？和谁在一起？

[伊戈尔彻底脱掉了假发、胡子、眉毛、鼻子和帽子。拥抱塔尼娅。

52

伊戈尔：新年快乐，索菲娅·伊万诺夫娜！新年幸福！

索菲娅：镜头里有三棵圣诞树，未婚夫和未婚妻！（不停地拍照）

[金娜脱掉服饰，站到伊戈尔和塔尼娅身边。

索菲娅：镜头里——是一家人。（“咔嚓”照一下）

金娜：而我怀孕了。生还是不生？这还是一个问題！

索菲娅：（相机脱手）你怀孕了？我要有重孙女了？

塔尼娅：（搂住金娜）只能生！我……我和你爸爸总是会帮你的！

索菲娅：我暂时还活着呢！

伊戈尔：我们有别墅。你带着孩子去。在大自然中把他养大！

索菲娅：他们的别墅——奇远无比！还没有小河。没有森林。我和你一起去！我来帮你。

金娜：我不会挤到你们？

伊戈尔：一点儿也不。地方很多，房子空着。

金娜：那里的商店怎么样？

伊戈尔：您自己提货去出售吧！

金娜：说到底，我也是生长于乡村的。在您的别墅里我也会适应，也会活下来

的。什么也不会吓倒我的！

伊戈尔：我对此毫不怀疑。

索菲娅：（接着金娜）我弥留之际，发生了多少事啊。

金娜：外婆，我爱你。

索菲娅：金诺奇卡，你只是别伤心。我预感到，我和你们在一起的时间不多了……

金娜：外婆，亲爱的！

塔尼娅：妈妈！

伊戈尔：岳母！

索菲娅：不，不，别劝我！该走了……该走了……还有两三年就……我不怕死！但有一件事让我担心——孩子应该有父亲！

金娜：我哪怕有那么一点儿概念，知道这人会是谁就好了！

塔尼娅：世上满是单亲的母亲！

索菲娅：我不愿意听！金诺奇卡——漂亮，温柔，活泼，正派！谁也安慰不了我，如果孩子没有父亲！

塔尼娅：金娜！结婚你是免不了的。如果外婆的脑子里已经灌输进了某种……

伊戈尔：（转移话题）我提交收支报表后，带大家去别墅。我们在那里讨论这一切。

金娜：冬天去别墅？

塔尼娅：别墅那里是夏天。

伊戈尔：而且现在我们还期待橙子大丰收。

索菲娅：吃橙子孩子会发生患病素质。我和金诺奇卡种胡萝卜、萝卜、茴香。或许，该慢慢准备了！首先我们需要做什么？

伊戈尔：狄更斯！（开始从书架上撤下“狄更斯”，把书递给金娜、塔尼娅、索菲娅）

塔尼娅：（笑着搂住索菲娅）当然是狄更斯，妈妈！

剧 终

（文字编辑 叶立钊）